



READERS

读者®

■ 锦袍

■ 孤独与悲观的低吟

■ 造园与造人

■ 变形记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7·3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32期 二月上



看云

●毕飞宇

有一种玩具你不可能拿在手上把玩，那就是云朵。

孩子们看云，真正让他们关注的当然不是云，而是“动物”。平白无故地，一大堆白云就成了一匹马。这匹白马的姿势是随机的，有可能站着，也有可能腾空而起。一匹马真有那么好看吗？当然不是。好看的是变幻。一匹马会变成什么呢？这里就有悬念了，也可以说，有了玄机。

我不知道“白云苍狗”这个词是谁创造的，他一定是位心性敏感的倒霉蛋，他被人间的变幻莫测弄昏了头，不知何去何从。就在某一天，他的“天眼”开了，通过天上的云，他看到了苍天的表情，还有眼神。一炷香的工夫，他理解了人生。他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不确定性，他看到命运姣好的“静”，也看到命运狰狞的

“动”。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由此获得了生命里的淡定与从容。

当然，孩子们看云，只是为了好玩，怀揣的是一颗逛动物园的心。看了“骆驼”再看“马”，看了“狮子”再看“熊”，你看看，云和天空所做的工作居然是“科普”与“启蒙”。也可以这样说，孩子们看云，其实是在看露天电影，天空成了最大的屏幕，生命在屏幕上更替、演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和云就是这样神奇，难怪我们的先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向大自然学习。我们观察大自然、研究大自然，其实都是在学习。

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青草摘自九歌出版社《造日子》一书，本刊有删节）

金鸡纳福/剪纸/赵希岗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秀娟

编辑 韩维善 孙烈举 马逸尘

南衡山 王廷鹏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7年第3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看云 毕飞宇
- 【文苑】 4 / 锦袍 亦舒
10 / 桥的翅膀 铁凝
17 / 重读旧作 汪曾祺
61 / 看见每一个瞬间 龙应台
68 / 怀旧的成木 韩少功
70 / 十里红妆 陆苏
- 【书林一叶】 49 / 天赋让你乐在其中 斯蒂芬·金
- 【诗帖】 72 / 为了遇见 聂鲁达

人物

- 【人物】 14 / 孤独与悲观的低吟 张星云
28 / 卡夫卡穿衣 钱定平
- 【名人轶事】 37 / 迂癖 冯梦龙
- 【回忆】 35 / 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 老舍

社会

- 【杂谈随感】 7 / 金庸教我的好方法 连岳
8 / 艺术家的特权 刘荒田
9 / 关系 张恒
22 / 就算只是一条平凡的红鲟鱼 黄佟佟
36 / 文化不是味精 阿城
56 / 艺术的来源是消遣 刘震云
66 / 无须标榜 毛利
- 【话题】 32 / 也许会有一场比房价更大的恐慌 李松蔚
- 【社会之窗】 40 / “他乡”时代 黄桂元

人生

- 【人世间】 44 / 变形记 卡多利亚 小野杰西
46 / 两个傻子的乡村 李少威
- 【人生之旅】 58 / 最弱小的反恐英雄 黄昉萼
65 / 敬畏 谢胜瑜
- 【婚姻家庭】 67 / 岁月的美酒 尤今
- 【两代之间】 31 / 我们和他们的迷茫 刘同
60 / 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 李健
- 【青年一代】 25 / 我还是那颗石头 陈坤

生活

- 【心理人生】 12 / 比真实还好 梁文道
64 / 车厢内的冷漠 刘润生
- 【经营之道】 54 / 中餐与日本料理 书剑为酒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32期) 二月(上)

生活

- 【品位】 48 / 专家姿态 松下幸之助
53 / 生活的层次 梁衡

- 【生活之友】 11 / 难得糊涂 洪晃
41 / 一杯茶容你停息 王旭烽

- 【乐活】 43 / 真正的修行是遇见你自己 南怀瑾

文明

- 【在海外】 24 / 五色漆和M&M豆 岑嵘

- 【他山石】 30 / 华尔街怎么养孩子 薛涌

- 【历史一页】 26 / 你晚上睡得着吗 张佳玮
42 / 不让人难堪 罗振宇

- 【文化茶座】 20 / 造园与造人 王澍
50 / 有声有色有山河 邓康延

- 【史海拾贝】 52 / 禁毁与底线 冯磊

- 【家园】 62 / “家”的样子 青山周平

悦读

- 【言论】 23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18 / 那些被凝固的瞬间

点滴

- 【意林】 13 / 反攻与治疗 刘墉
13 / 我爱其礼 孙香我
13 / 经过 张亚凌
13 / 毛笔会帮忙 徐皓峰
13 / 善意 南台人

- 【点滴】 17 / 明契 王鼎钧
27 / 守旧如旧 马未都
31 / 自律 杨熹文
35 / 灯光 黄惠子
47 / 被拍摄者的表情 子沫
57 / 饶舌的资本 平原马
59 / 也罢 瘦茶
65 / 最踏实的地方 老愚

- 【智趣】 69 / 智趣

互动

- 【互动】 71 / 互动

艺术

- 【封面】 报春晓(国画局部) 徐悲鸿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8177627转8122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锦袍

◎亦舒



林舜芳十六岁那年跟外婆去算命。一间普通公寓，打扫得一尘不染，就在闹市中，能知过去未来的半仙是位外表寻常的中年妇女。

问清楚生辰八字后，半仙取出一只小算盘拨弄了一会儿，得到一个数字。她取出一本线装书，说：“嗯，第一四七条。”

外婆问：“这是我外孙女的命运？”半仙答：“是。”

只见一古装女子身披一件异常华丽的锦袍，站在一条河边，凝视对岸，神情寂寥。外婆有三分喜悦：“这表示我外孙女命好吗？你看图中袍子是何等华贵。”那女士笑笑：“可是你看，袍子上有破洞。”外婆看仔细了，“哎呀”一声。果然，图中锦袍前前后后破了三个大洞。

外婆明白了：“她父母丢下她不理，的确是她生命中一大遗憾。”这时舜芳反而笑了：“有外婆这样疼我，这有什么关系？”那位女士一听此言，颌首道：“小妹妹如此乐观，生活中便没有难题，所以有锦袍可穿。”外婆忧心忡忡地问下去：“其余的破洞，又代表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老人想知道外孙女的命运，好放下一桩心事。舜芳深深感动，她认为外婆给她的爱，便是她一生中的那件锦袍。

考大学那年，外婆急得团团转：“写信给你母亲，叫她支持你。”舜芳笑：“外婆，我视奖学金如囊中之物，唾手可得。”

一点也不夸张，舜芳成绩优秀，是联考状元，不知多少家长不惜金钱，追着请她替子女补习。外婆满意了。“你母亲放弃你是她所做最不智之事。”



年轻人生活何等繁忙，她根本无暇自怨自艾。做事与做人，才是一生学问。一张文凭，进可攻，退可守，也算是锦袍加身了。

舜芳刚找到工作，外婆去世，一直在病榻旁维持镇定的她在办完大事后险些垮掉。上司爱默生对她分外照顾，不避人言。舜芳看清楚了形势。

如今，世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外婆辞世，父母亲看样子余生也不打算与她相认。她需要有个可以商量的人。爱默生已有家室，他俩的感情不可能公开，但他提拔、栽培她不遗余力。一直到今日，舜芳都承认没有爱默生的话，她起码要多挨十年。

爱默生退休之际，舜芳饮泣。爱默生温和地说：“记住，喜怒莫形于色。”他走了。

虽然舜芳表现得若无其事，可公司里还是议论纷纷，都知道她曾是那个英国人的女人。爱默生为她建立的交际网包括各国代办的外交人员，又设法找人担保，为她取得一本护照，舜芳得到的实在不少。为着他，名誉上受损也是应该的。

舜芳想起锦袍上的破洞来。多么贴切，多么逼真，多么传神。

舜芳还记得那个地址。她找回去，半仙打过算盘，说：“第一四七条。”

翻开线装书，仍是那幅图画。女子身披锦袍，站在江边凝望对岸。此时看来，更不是好兆头。舜芳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女士模棱两可地

答：“锦袍总比破衣好得多。”

“她在看什么？”“人生总有盼望。”“她会得到渴望的一切吗？”那位女士看着她微笑：“你得到的已经不少。”

舜芳静静离去。她不知道那位女士记不记得她。画仍是那幅图画，锦袍上的三个破洞十分触目。她的命运并未因努力而改变。

二

舜芳在事业上堪称一帆风顺。她又乐意照顾同学，尽可能揽在身边做亲信，其中当然也有无信之人，她却不介意，“好人总比坏人多”是她的口头禅。然后，有传言道：“听说林舜芳要结婚了。”

那人叫沈培生，美籍，相貌端正，相当讨人喜欢。

舜芳翌年就结了婚。她并没有停下来，从头到尾没有太多时间给沈培生以及家庭。已经太习惯靠自己，不重视别人的眼光与意见，遇事单独思考，把伴侣关在门外，舜芳的个人习惯牢不可改。

沈培生沉默了一年，终于告诉她：“舜芳，我们不如分手。”舜芳完全意外。

“你不满意现状？”“这根本不是婚姻生活。”舜芳的态度似与下属开会：“依你说，应做出何种改进？”“舜芳，放弃你目前的工作态度。”舜芳一愣，接着笑了，像是听到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一样。

“不行。”

沈培生颓然，取过外套，走出门去。第二天，舜芳飞到伦敦去见爱默生。过去有什么

事，她总是与他商量，这次，她也想得到他的意见。

伦敦一贯爱下雨。她在一间酒馆等他。他推开玻璃大门进来时，她几乎不认得他。这个退休大班胖了近十公斤，却还穿着从前的西装，襟上纽扣都扣不拢。舜芳有点失望。士别三日，他整个人已经潦倒。

爱默生看着舜芳：“你气色好极了。”舜芳苦笑：“我的婚姻遭遇滑铁卢。”“可是，”爱默生一如昔日那样了解她，“你才不在乎。”

舜芳自己反而吃了一惊：“是吗，我不稀罕？”爱默生笑了。退休大班不失他的机智聪明。

他们付账后到街上漫步，舜芳却已失去从前崇敬他的感觉。“舜芳，你已长大了。”

舜芳叫了计程车送他回去。这大概也是她最后一次见爱默生。

舜芳着手处理离婚手续。沈培生轻声说：“舜芳，各人退一步……”舜芳十分冷静地抬起头来：“我从不退步，我若动辄后退，便没有今天。”

“但，我是你的丈夫。”“当初你认识我之际，便知道我是这个样子。”

沈培生气馁，黯然退下。可是在处理财产时，舜芳又出乎意料地大方。

“房子一时卖不出去。”“不要紧，我搬出去，你仍住这里，男人居无定所会十分尴尬，我不想你不好看。”

这是一种对前任合伙人的义气，谁帮谁不要紧，何必翻脸不认人。



他们和平分手。同年，舜芳在公司拿到七位数的奖金，但是，她不知该与谁分享这个好消息。碰巧，沈培生约她出来。

沈培生说：“舜芳，我打算再婚。房子所欠款项，我打算……”舜芳打断他：“恭喜恭喜。”

“那百多万的款项我打算分期还你，家父愿意分担一部分，我……”舜芳再次截住他：“培生，当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这怎么可以！舜芳，这于理不合。”

舜芳似笑非笑：“这不是争意气的时候，我知道你想要孩子，届时开支庞大，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多舒服。”

回到家中，舜芳也不知自己为何出手如此阔绰。也许，她只想尽快与他结束关系。

那一个黄昏，她站在可以看到海景的露台上凝视对岸的灯光。其实所有人的人生都似一件千疮百孔的锦袍，而此刻她呆滞的神情，一定像煞图画中的那个女子。

电话铃响了。美国总公司打来的，舜芳立刻忙起来。等她觉得累，又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了。

三

沈培生已经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异常顽皮。听沈培生活灵活现地诉苦，舜芳会笑出泪来。

沈培生问：“舜芳，你现在很有钱了吧？”舜芳点点头。“名气也很大了？”舜芳又

点点头。“父母始终没有与你相认？”舜芳摇头。“那样，也不影响你功成名就。”舜芳微笑。“你比从前成熟多了，与你相处，真是愉快。”舜芳不语。

“听说，你与梁超明过从甚密。他这个人，据说是个光棍。”舜芳笑着说：“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江湖上的混混。”“舜芳，你要小心。”“多谢关心。”

太当心了，做人没有意思。放松一点，给人家利用一下，人家自然会拿东西来交换，彼此得益。一定要板着脸孔等别人来真心奉献，就活该失望，世上哪有这种好事。

梁超明要创业，想利用舜芳的人脉。她若不肯帮他，他自然去求别人，哪里还留得住这个英俊狡黠的年轻人。你拿你所拥有的，去换你没有的，天公地道。这一点，舜芳很明白。

梁超明有意无意叫她投资之际，她微笑不言。舜芳看过那门生意的资料，内容无诈，可是，梁超明的聪明才智用来哄异性绰绰有余，拿来在商场打仗恐怕不够。好在牵涉的金额不太大，就当送件礼物给他好了，舜芳考虑了很久，答应参股百分之三十。

梁超明仿佛有点失望。舜芳的助手看不惯，舜芳说：“就当帮一个朋友。”“世上多的是朋友。”“他能使我笑。”助手叹道：“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生活中最要紧是快乐。可是，舜芳也知道，梁超明不是

她锦袍上的花，而是第三个破洞。

她再一次去找那位半仙。门打开，室内陈设一样未变，可是主人换了样子，是个年轻男子。年轻人说：“她退休了，生意顶了给我做，一样灵。”

舜芳报出生辰八字，年轻人的电话铃响了。他跑去另一间房听电话，起身时把一本书碰到地上。舜芳的目光落到那本书上，咦，那不是她翻过两次的线装书吗？风吹过，书一页一页被掀动，舜芳看到内容，怔住了。

一页一页内容完全相同，全是女子身披穿孔锦袍站在江边凝望对岸。

舜芳忽然“嗤”一声笑出来。江湖伎俩，一本书用一张图就好骗钱。她猜想这种书有两本，一本画男人，另一本画女人，分别给男宾及女客欣赏。

她长长吁出一口气，开门离去。看样子谁也不能为她指点迷津，而生活总得靠自己，不然的话，袍子上绝对不止三个大洞。

回到公司，她站在落地窗前，凝望对岸。半晌，她请助手进来。

舜芳抬起头：“请取消梁超明的投资个案。”助手听了，松了一口气。

“你一直不赞成吧？”

“从来没有同意过。”

舜芳笑笑：“原来，袍子上的洞，可以弥补。”

（晓雪摘自《亦舒中短篇小说选》，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金庸教我的好方法

◎连岳

总有人问我，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小朋友。

心头跳出的一直是这个答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初中时读此书，身边的老师和家长都强烈反对，不过他们自己倒多数爱看，兴趣与快乐是诚实的。

《射雕英雄传》是被低估的杰作，在武侠小说中很另类。金庸在此书中描述了一个适合普通人成长的“学习模型”。主角郭靖，作为男一号，他天赋平庸，领悟力不及格，但是朴实、善良，这像极了大多数普通孩子。他的核心竞争力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一直练到知，从一招一式缓慢积累，直到逼近武学宗师的突破点，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作为资质一般、也不快乐的孩子，此书当年给我莫大的安慰：不放弃，我可能也会有点出息吧？现在谈得多了的终身学习的概念，金庸先生当时就教给我了。

质量高、产出大、影响力巨大，金庸先生比郭靖大侠聪明很多，但模式一样：逐渐积累。他的这些作品是以专栏形式在报纸上完成的，虚构类专栏，可能是最痛苦的写作形式，我写过两年，苦不堪言。

非虚构类专栏相对好写，这一直是我的职业，时间最长的专栏写了12年。不

过早期名声与稿酬刺激的边际效应递减后，这活儿就成了“苦役”：每周三早上必须交稿，字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有几篇写作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有心情很低落时写的，有家人急病时写的，有自己生病时写的，有像丧家犬时写的——可这些不良情绪，都不能传递给读者。



人难免得做苦工，这是我通过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学到的方法论。

我还用它观察一个地区。一地若百年企业多，说明该地社会系统运行稳定，能抵挡动荡；说明诚信经营多，骗子走不远；说明愿做苦工的人多，才能一代代

传递理念与技艺。这世界的幸福与财富，就是这么逐渐积累起来的。

我还用苦工论观察人。一个人能忍受寂寞，坚持学艺，像童年的郭靖；一个人能日复一日用自己的服务与产品赢得客户与尊重，他的自律、能力与品格，便都得以体现。这样的人，可以信任，可以合作，可以当朋友，可以从他身上学习，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本质上和金庸一样，都是大侠。一个人的成就感，就是这么逐渐积累起来的。

即使这人不在中国，是远在荷兰的奶农，他看起来也像郭靖。他从小熟悉的地方有限，不过牧场；“家人”倒有很多，不过基本不会说话——是奶牛；他的偶像是他的父亲，全年无休，每天在牧场工作十多个小时。长大后，这位牧场新的男主人发现，有限的牧场藏着自然无尽的秘密，他将一一去发现。像父亲一样劳作，比想象的更辛苦，不过，有些深意只通过这种劳作显现：他的热情、他的快乐、他的成就感，源于他每天的工作。只有耐下性子，用心做事，才不会被自然辜负。

（悠悠摘自微信公众号“连岳”，小黑孩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读罗曼·罗兰所著的《米开朗琪罗传》，和达·芬奇、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命运悲惨，终其一生，只有不停息的工作和痛苦。1539年，他已是64岁的老人，仍然在他自己27年前完成的《创世纪》天顶壁画下，绘制《末日审判》。一次，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部受了重伤，“又是痛楚又是愤怒，他不愿让任

何医生诊治”。好在他的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医生朋友哀怜他，有一天叩他的房门，没人应，便进去挨个房间找寻，终于找到米开朗琪罗卧床的房间。医生留下来护理他，直到他痊愈才离开。

传说中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格外深刻，说的是：有一次，教皇保罗三世去看米开朗琪罗作画，他的司礼长切塞纳陪同着他，教皇向切塞纳征询

他对作品的意见，个性迂腐的切塞纳宣称，在这样庄严的场所，画上那么多有“猥亵”之嫌的裸体，是对神的大不敬。他的“崇论宏议”让在场的米开朗琪罗十分愤慨。教皇一行离开以后，米开朗琪罗凭记忆，把切塞纳的肖像画在地狱里，画成判官米诺斯的形象，在恶魔群中被毒蛇缠住了腿。切塞纳知道以后，到教皇面前去告状。保罗三世和他开玩笑说：“如果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监狱中，我还可设法救你出来；但他把你放在地狱里，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就是艺术家的特权。艺术之外，他可以卑贱、贫穷、生病，忍受诸般不幸和不公。然而，他自有领地，在特定领域里，他是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王。米开朗琪罗把头脑僵化的司礼长的形象搬进自己的画，不过是兴之所至的小小作弄。大画家借此发泄怒气，我们却从中感受到无穷的幽默。

王鼎钧先生说：“我已知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的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章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作家如此，那么其他人呢？从正向看，有钱人助学，投入慈善事业的出发点也许五花八门，但“在人间留下好名声”这一条，也成为客观事实。从反向看呢？其实连内心黑暗的枭雄，也不希望遗臭万年。

在这方面，艺术家可说是得天独厚，他们之中的杰出

艺术家的特权

◎刘荒田



《末日审判》 [意] 米开朗琪罗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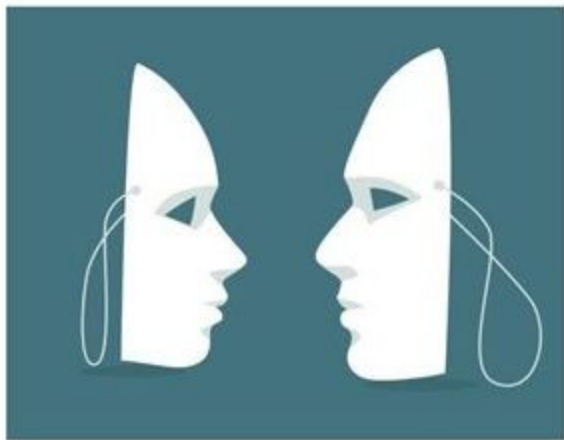
日本北海道有个登别市，登别有家小咖啡馆，咖啡馆里有个老妇人。

老妇人六七十岁了，看起来还很精神，而且妆容精致，衣着也比较华贵。有客人进门，她会热情地招呼，递菜单、倒水、烹调食物、上菜、收银、收拾桌子，也都是她一人亲力亲为。香港旅游作家梁迪伦开始以为她是老板，一问才知道，老人只是员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7年。老板是一个经营海洋馆、度假村的有钱人。这家咖啡馆其实没什么生意，但老板觉得她在此地工作了大半生，便让这个店一直开下去，她也算有个依靠。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靠着时间堆积起来的。再好的亲友，久未联系，关系也会变淡。赤身共浴一次培养的关系，远不如频繁互动持久。只是这个世界上，维系一段长久的关系已经越来越难。

二

我工作六年多，在北京，



关 系

◎张 恒

一年能和朋友见上三四次面都算频繁了。如果有一对夫妻结婚十年仍然彼此相爱，他们完全有理由得一个模范奖章。

最近在读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整部小说谈论的就是这种处于变化中的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子女关系、婆媳关系、国家关系。小说里的主要角色，都处于一种难以处理的，甚至是错误、扭曲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看起来又和当下的生活很像。

比如结了婚的长子加里所苦恼的，“家庭生活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全家团聚、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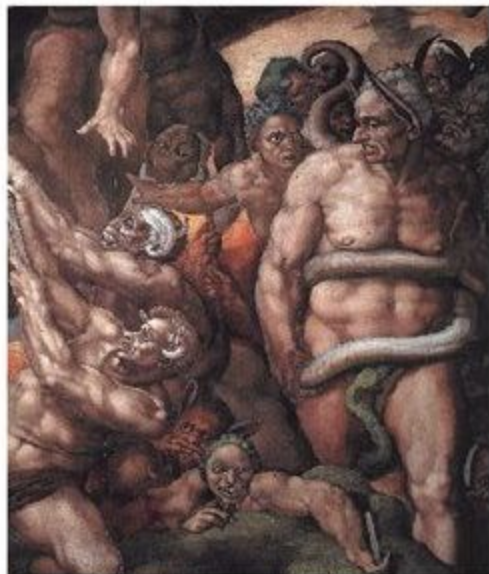
顺父母和兄弟情谊不再像他年轻时那样受人重视”。加里那强大又有些虚荣的母亲，希望通过一个全家共度的圣诞节，把这错位、纷乱的关系纠正过来。当然，这并不容易，我还不知道她能不能成功。

三

前两天，看到一个李安的采访，主持人问他现阶段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李安稍有些腼腆地笑着说：“我太太能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就会感觉很幸福。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并不代表说，我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到他们的尊敬，我每天还是要赚他们的尊敬，我要达到某一个标准，这也是让我不敢懈怠的一个原因。”

我们常说李安是一个很东方的人，但这句谦卑温和的话，却像一面镜子，直直照出东方社会里某些不正常的，同样需要理顺、纠正的关系。当然，这并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成功。

（语 冰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32期，视觉中国供图）



《末日审判》（局部）

者，一如其他行业的领袖、巨擘，以各自的成就、著述，不可能被颓废者以“不如生前一樽酒”的说辞抹杀，他们以其呕心沥血的创造，对抗无情的时间的侵蚀与功利主义的吞噬，最终成为被世代仰望的皑皑雪峰。从“不被遗忘”的角度看，被米开朗琪罗画进画里的司礼长，与其说是被辱，不如说是被抬举。在同时代的人早已湮灭无闻的数百年

后，他依然能成为有趣的话题。这样的殊遇，让人不由莞尔。

不过，我们不能忘记，伟大艺术家如米开朗琪罗，他的特权是怎样得来的。“我为了工作而筋疲力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工作过。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外，什么都不想。”这是他的自白。

（林冬冬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9月7日）



桥的翅膀

●铁凝

我曾经听过一出传统京剧，名叫《乌盆记》，讲的是宋代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有一个名叫刘世昌的商人收账回家，途中遭遇大雨，于是借宿在一户姓赵的人家。这家人见财起意，用毒酒毒死刘世昌，将他的尸骨烧成灰，又在泥里制成乌盆——也就是黑色的尿盆。不久后，乌盆被来赵家讨债的人索去。一天夜里，主人小便时，乌盆突然开口说话，大意是说，我其实是个人啊，请你不要往我身上撒尿。接着，它向主人哭诉了自己的冤屈。主人听罢又惊又气，决心带着这个乌盆去县衙为它申冤。他们历经曲折，终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凶手得到了惩罚。

我从《乌盆记》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极为先锋的一

面：这里有骇人的想象力，依托更加扎实的民间根底，将调侃、幽默和正义藏于其间。而真相往往并不在权贵的手里，真相更有可能就在凡俗的器物——比如一只尿盆那里。

我在最传统的東西里发现了最现代的东西。《乌盆记》算得上古老，但在艺术上要想抵达更有活力的新大陆，说不定要借助的正是古老的旧桥。

一位已经谢世的老作家，曾经对我讲起一出地方小戏中感动他的细节。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不能自由恋爱，更无法当众相互表达爱慕之意，一位乐意成全他们爱情的长者便当起牵线搭桥的人。在舞台上，那一对男女四目相望却不能靠近，这位长者的“搭桥法”是，把那对男女无形的目光像有形的丝线一样一束一束收集

起来，捏在手中将它们衔接在一起，就像织渔网，或者织毛线。观众完全相信这舞台上的浪漫，并从这没有语言的纺织动作里体会到那一男一女相互传递的意韵悠长的爱意。原来目光也是可以“纺织”成桥的，观众就踏着这情意绵绵的“桥”，走进了剧中人的心。

在我的故乡河北，有一出地方戏名叫《借髻髻》（髻髻是已婚妇女装饰用的假发髻），讲的是旧时乡村的两个妇女为了借不借髻髻而发生的一段极其琐碎的对话。一个名叫小四姐的妇女进城赶集，临行前去邻居王嫂家，想借她的髻髻打扮自己。王嫂很不愿意把髻髻借给小四姐，为此她大段大段地诉说着那些不借的理由。她由远及近，从出生、长大到结婚生孩子，从做饭、砍柴、打草、喂猪、纺棉花、拾麦穗到伺候一家老小，到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再到婆媳纠葛、亲戚恩怨。甚至讲起某日她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鸡，一定是某人所偷；又一日她好不容易将一车柴火拉回家，却被一场暴雨淋湿了，害得她点不着柴、烧不熟饭……女人过日子容易吗？日子苦啊，要精打细算啊，精打细算就顾不了自己，多少年我都没给自己做过新鞋新衣……

整出戏快要完结时，王嫂才绕回这出戏的关键词：髻髻。于是又是大段的诉说。说到买这个髻髻的过程，多么舍不得买；再拐到丈夫的朋友是在河边拉纤的，苏州、杭州、扬州，人托人好不容易给



中国人喜欢反着说话。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时，肯定是他一辈子最清醒的时刻。

我们总说看书多的人是明白人，其实这是反话，书看多了肯定糊涂。我有两个好朋友，许知远和伊伟，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看书看得最多的。这么说吧，如果我想找一本讲老北京的书，我只需要给伊伟打个电话，马上就能获得一个至少有20本书的口头书目，而且还带着一两句话的简介。想知道外国人又有什么新的理论，比如世界到底是圆的、平的，还是菱形的，问许知远就可以了。他不仅能告诉我关于地球的所有理论，而且都有出处，包括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名、编辑名，连标点符号都不会落下。牛吧？

但是我也能证明他俩根本不是明白人，因为对他俩我还是挺了解的。

首先，他俩都没媳妇；其次，他俩都没发财。我们一起做“大人在说话”节目的时候，许知远说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时常捧着一本书，坐在湖边僻静的板凳上发呆。这像明

白人说的话吗？他说现在的人太忙，人如果没有时间发呆就会出问题，就没有思想了。伊伟更逗，本来身体条件就不是特别出色，还死活要跟一个记者队去徒步可可西里，而且还兴奋地说：“这次去，没准就真出不来了。”这是明白人干的事吗？明明知道可能出不来，还往里面冲？还好那记者队的队长是个明白人，拦了一把，没让他去。我当时真担心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不一定找得着第二个伊伟。

这两个读书人，一个发呆，一个“找死”，充分证明看书越多越冒傻气。

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以美元计的百万富翁绝对人数已经超过法国了，说明我们国家还是有明白人的。但是好像我们这儿像我这两朋友这么冒傻气的读书人比法国少好多，因为大家都太聪明，所以没人去干糊涂事。

难怪中国人说：难得糊涂。

（田龙华摘自作家出版社《无目的美好生活》一书）

难得糊涂

●洪晃

她买回了花鬃髻。她是藏在柜里怕老鼠咬了，放在枕头边怕睡觉压了……总之，小四姐，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还好意思借走不成？小四姐真就不好意思再说借了，一个鬃髻差不多已经关乎王嫂的身家性命了。就在小四姐已经想要放弃时，王嫂却又不忍心了，最终她决定把鬃髻借给小四姐。接着又是一大段对小四姐的嘱咐，嘱咐她应该怎样爱惜这个鬃髻：遇到风时当怎样；遇到雨时当怎样；赶集路上穿过枣树林，你骑着驴当怎样才能不让枣枝钩挂了我那鬃髻……一出小戏，两个女人，无穷无尽的琐碎絮叨。只因这琐碎的絮叨蕴含着日常生活可以触摸的

质地，观众听来竟不觉厌烦。我常常感叹这些琐碎中的精彩和鲜活，原来人是这样说话的，女人是这样说话的。

我从《借鬃髻》中发现，语言和目的之间的距离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如果语言是通向目的之桥，那么王嫂用层层叠叠的絮叨为自己的目的搭建了一座曲折的长桥，她在这长长的桥上，淋漓尽致地铺陈着内心。她那大段的叙述与其说是告诉小四姐不借鬃髻是多么有理，不如说是在为自己的不借感到不安。话越多，其实不安就越多，她的小气便不那么简陋，她的善良也就不那么单调。当现代人越来越少直接面对面说话时，当说话对于现

代人而言越来越困难时，是这生于民间的小戏为我搭起了说话之桥。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鬃髻》就成了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

我们的确不建造桥，但我们需要发现桥，如同作家并不发明语言，但应当使用语言创造美、思想和形象。

文学的目的不是造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之处。

（夕梦若林摘自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桥的翅膀》一书，赵希岗图）



比真实还好

◎梁文道

我不相信有哪一个真正的摇滚乐迷没有玩过空气吉他，正如一个古典乐迷不可能没试过在家里装作是指挥，随着音乐舞动双手一样。只不过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躲起来玩，觉得这是件很私人的事，就像淋浴的时候唱歌，公开示范肯定要被人笑掉大牙。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只有人会当众“演奏”空气吉他，还有人把它当成一门表演艺术，办起了世界大赛，要从全球芸芸空气吉他好手中挑出佼佼者。他们觉得表演空气吉他比弹真吉他更有摇滚精神。

芬兰的奥卢是每年“空气吉他世界锦标赛”的主办地，从1996年至今，已经产生了21位世界冠军。看这些冠军的表演，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表演并不准确。也就是说，他们的动作并不像真的在弹吉他，那些指法、那些拨弦，实在太过夸张。难道这个比赛比的不是“像真”，比的不是谁能把空气吉他舞弄到像在弹真吉他吗？根据这个比赛的官方网站所列出的比赛规则，原来，准确只是其中最基础的标准，只有不懂行情的初学者才会汲汲于准确，空气吉他的最高境界讲究的是“空气感”。

什么叫“空气感”？这就很难解释了，它主要是说一种难以形容的舞台魅力。表演者

的动作、姿态和表情不一定要配合现场播放的音乐，但要能够点燃台下观众的热情，百分之百地让他们感受到这把看不见的空气吉他带出的那首歌的真实感情。空气吉他的爱好者认为，上乘的空气吉他表演甚



至要比真实的吉他更能表现出摇滚的内在力量。换句话说，“比真实还真实”。难怪美国空气吉他大赛的网站会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鲍德里亚去世的时候特别出一篇讣闻了，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正是鲍德里亚发掘了虚拟的“美德”，指出虚拟在后现代世界已经彻底吞噬了所谓的真实。

这也让我想起20世纪初俄罗斯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的表演理论。他有一套训练演技的方法，直到今日还是演员的必修课，叫作“无实物动作练习”。举个例子，一个学员可以假想自己正在数钞票，尽管手中没有真钞，但还是得按逻辑，从看见钞票开始，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做，尽量达到“手中无钞，心中有钞”的地步。这种练习的好处在于，拿掉了真正的钞票之后，我们反而会更加注意数钱这个日常行为里的每一个细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假想物（那叠虚拟的钞票）使我们真正意识到了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意识、机械化地做出来的动作。”

这种“无实物动作练习”的目的本来的目的是让演员观察日常生活，做什么像什么。但是人们发现，它可以动作唤起真正的信念，用外在的姿态引发内在的感受。很多默剧演员的表演会令观众发现，他虽然开的是扇不存在的门，但他的动作比真实的开门动作更有说服力。空气吉他或许也该作如是观，原来是乐迷受到音乐鼓动而生出的模仿，最后却比真实乐器更能配合内心的激情。没有了吉他，手与心之间的联系反而更不会受到阻碍。

（欲何依摘自花城出版社《噪音太多》一书，123RF供图）



反攻与治疗

●刘 墉

有位著名的演讲家说，如果他哪场演讲失败了，就接着安排很多场，用后面的成功平衡前面的失败。一个兔唇患儿的家长说，他除了帮自己的孩子矫正，也以余力资助别的患儿，心情就变好了。一位丧夫的妇人说，她才办完丧事就冲回医院，帮助和丈夫得同样疾病的人，因此平复了自己的哀伤。

对厄运，要反攻，要用“公爱”治疗“私爱”带来的失落。

（梨花若雪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11月18日）

我爱其礼

●孙香我

胡兰成有一本集外集《无所归止》，内有一篇《日本的风物》，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日本的器皿令人喜欢，尤其是托盘特别精美。招待客人的一碗茶与一盘点心必是放在托盘里端出来的，对自家人亦是如此，这就是礼。”

子贡舍不得在告朔礼上杀一只羊祭庙，孔子对他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看了《无所归止》所记，我竟被日本人这一个小小的托盘感动了，且更懂得孔子的“我爱其礼”了。

礼，让人世端庄了些，温暖了些，好看了些。

（天 问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11月30日）

经 过

●张亚凌

枝叶枯败时你正巧经过，断壁残垣处你刚好路过……没有在最美的时间里相遇，并不意味着美不曾存在。就像在谷物拔节、抽穗、扬花、结实、败落时路过一样，你只是恰好经过了某个阶段而已。

当你遇见枯萎时，想象一下与你失之交臂的繁华吧。

物如此，人亦然。

（伯 仲摘自《今晚报》）

毛笔会帮忙

●徐皓峰

“纸上文章贵，毫端血泪多。”这是赵焕亭的诗句。1922年，他将武术改称为武功。原本帝王开疆平乱，方是武功。大家沿用他的概念，却忘了他。

他1922年开始写武侠小说，因总拿不到稿费，于1937年前后放弃。他的第一部小说叫《奇侠精忠全传》，写乾隆、嘉庆年间

事，开篇写个大雨天，两名四品武官躲在民宅屋檐下，不敲门入户——扰民失身份。

写一人考得了秀才，要承担公益，要损许多“不声不响”的钱——办事的路费杂费都自己掏。文人有地位，到乡里耍蛮犯浑的小吏，见来了秀才，立刻变客气，好言好语地走了。

赵焕亭是官宦子弟，年幼即随父宦游多省，了解官样民情。我看他的武侠小说，是看人间厚道。

他因写武侠小说家无存粮，夫人日忧。他逗夫人说，我们这一批学文的，都去了钱眼里，就剩我一个了，老天不帮我，毛笔会帮我。

（依 琳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刀背藏身》一书）

善 意

●南台人

“但愿世上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此乃旧时药店对联，几近菩萨心肠。旧时，文印社挂有“敬惜字纸”的匾额，酒家店堂内张贴对联“进门只道千杯少；出店方知一盞多”。

在传统商业伦理中，不乏为消费者考虑的善意。如今商家挂的却多是“招财进宝”之类的招牌。

（潘光贤摘自《牡丹晚报》2016年11月16日）

孤独与悲观的低吟

◎张星云

莱昂纳德·科恩和鲍勃·迪伦是英语世界最早将流行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人。乐评人向来喜欢把两人做比较，诗人金斯堡曾说，唯一没有被迪伦思想改变的民歌手便是科恩。

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也都尊敬对方，但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迪伦发出的是愤怒的呐喊，科恩则是无奈的叹息。

作为诗人和作家，科恩出版过 13 本诗集和 2 部小说。而作为歌手、词曲创作者，他此前发表了 18 张专辑，他写的歌被各路歌手翻唱，被 300 张以上的专辑收录，仅翻唱《哈利路亚》一曲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超过 500 万张。

痛苦

孤独感、焦虑与抑郁伴随了科恩的大部分人生。

这份孤独感最初源于写作，而不是唱歌。1934 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科恩比迪伦、滚石和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年龄都大，他甚至比“猫王”还大一岁。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父亲经营着一家著名的高级制衣公司。尽管科恩 13 岁就学过吉他，也玩过一阵子乐队，但他很早就放弃了音乐，专心写诗。他于 1963 年写的《至爱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的自传体

成长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布里弗曼生长在富裕犹太人居住的西山区，父亲的死亡、母亲进入精神病院等等都发生在科恩本人的生活里，书中也讲述了他对战争、暴力、宗教、性以及社会公平的感受和他世界观的形成。

父亲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加上小说的版税和文学奖奖金，让科恩得以浪迹天涯，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在希腊



伊兹拉岛期间，科恩用打字机敲出了一整本《美丽失败者》。他比所有摇滚乐手都更早尝试迷幻药，并把那样的经验写进了这本书里。这本书问世后，《波士顿环球报》赞道：“詹姆斯·乔伊斯其实没死，他住在蒙特利尔，化名莱昂纳德·科恩。”这本书自 1966 年上市至今，在全球各地已经卖出超过 100 万册。在以歌手身份站上 1967 年新港民谣节的舞台之前，科恩已经

写了 5 本诗集、2 部小说，并被誉为“加拿大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科恩出版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 33 岁。根据科恩自己的说法，他觉得闷头写诗迟早会饿死在阴沟里，卖唱片或许可以多赚点钱。专辑大受好评，从此“歌手科恩”的形象，便取代了“诗人科恩”，而他的痛苦之旅也随之开始。

这张专辑的主题只有一个：绝望。他似乎从未年少过，他的歌和他的诗都是成人的。他的歌词老练世故，他的旋律整齐有序，他的演绎风格平淡朴素，他的制作有趣、低调、含蓄。科恩描述痛苦的方式很特别，他从来不会在演唱时大喊大叫，做出悲痛欲绝的样子，而是自始至终都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让情感慢慢流露出来，但其中的悲伤却能沁入听众的骨髓。

从诗人到歌手，科恩的转型非常成功。他的诗集在他的第一张唱片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再版，结果头三个月就卖出了 20 万册。科恩写的书也开始热卖，《美丽失败者》当时就卖出了 30 多万本。与此同时，尽管科恩的唱片在美国卖得不好，但在欧洲很受欢迎，尤其在法国特别畅销。

1984 年，科恩写出了《哈利路亚》，这首歌成为他最受欢迎的歌曲，先后被 300 多



位跨种族、跨年龄、跨音乐类型的歌手翻唱，也在大量电影和电视剧中出现过，还上了“美国偶像”等选秀节目。

科恩的大部分演唱会都是在欧洲举行的，他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来源于欧洲。他在美国真正获得成功的专辑是1988年发行的《我是你的男人》，那一年他已经54岁了。1992年发行的专辑《未来》使他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但经济上的富裕并没有帮到他，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越来越没有自信。

专辑《未来》的巡演让科恩彻底垮了。

科恩与巡演之间的关系向来复杂。一开始，他把巡演看成唱片方强加给他的灾难，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在酒精或药物的帮助下硬着头皮去完成。怯场是原因之一，生性害羞的他怕当众出丑。作为一位诗歌朗诵者，舞台和瞩目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但作为一名歌手

和音乐家，他的不自信让台上的他如履薄冰。

那时他觉得自己从未能“随意地”演出。他担心自己的演出变得机械，但又希望人们听他的歌，买他的专辑。

宗 教

科恩最终决定将痛苦诉诸宗教。

早在1969年，科恩就遇到了日本禅宗临济宗在洛杉矶的禅师杏山。科恩随后一直追随杏山，杏山对他而言犹如父亲般的存在。

1994年，科恩上秃山，正式开始隐居。在秃山上，科恩的专职工作是当杏山的助手，负责为杏山开车、做饭。杏山特许科恩可以比别人早起，以便有时间抽上一根烟、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再与其他僧人一道开始一天的研习与劳作。科恩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了治疗。他对“莱昂纳德·科恩”已经几无兴趣，杏山给了

他空性、寂静和条理性。“我在这里找到一种非常纯粹的仁慈的空性。”他说。

他与禅寺有一项免责条款：他可以随时离开。为了独处，科恩有几次离开禅寺开车下山。“山上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和时间。僧侣们就像装在一个袋子里的鹅卵石，做着同样的事，有着同样的生活和喜怒哀乐。”科恩下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麦当劳，就着法国葡萄酒吃一份麦香鱼，然后窝在家里看两天电视。两天过后，他开车返回山上，换回僧袍。

秃山上的生活忙忙碌碌，科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晃几年过去了。1996年，在寺中修行3年之后，科恩正式受戒，成为一名临济宗禅僧。在受戒仪式上，科恩获赐法号“自闲”。科恩曾在与杏山喝酒时问过他“自闲”的含义，杏山回答说“平凡的静默”或“正常的静默”。

1999年，65岁的科恩已步入空门近6年。虽然他有过“天门打开，瞬间开悟”的倍感满足的时刻，但此时修行却给他带来了更深的痛苦和抑郁。医生给他开的抗抑郁药物也已经无济于事。在留给杏山的道别字条上，科恩写道：“很抱歉，我暂时不能服侍您了。我认识了这个女人……无用的自闲顿首。”文字的右侧画着一个印度教庙堂女舞者。下山后不到一周，科恩就去了印度孟买，但他是去寻找灵性导师拉梅什·巴尔谢卡。

此时的巴尔谢卡已81岁，是“不二论”圣哲尼萨迦



莱昂纳德·科恩

达塔·马哈拉杰的信徒。他的理论建立在“梵我如一、梵生万物”的基础上，认为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减少，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自由意志之时，他就得道了。

正是在印度时，科恩终于与抑郁症说再见了。

无论是巴尔谢卡的印度教，还是杏山的禅宗佛教，其教义都有克服自我、不执、集体意识、因缘、万物的内在联系等内容。

人们普遍认为，艺术家或作家需要混沌、痛苦和兴之所至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但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连同对忘却自我和克服自我意识的渴望，解放了科恩的创造力。他通过修行来去除焦虑和期望，置身于简单有序的环境中。

就这样，科恩重新回到了音乐。

宁 静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科恩经常住在洛杉矶的家中，楼下住着女儿洛尔迦。也正是从那时起，科恩开始谨遵在秃山上禅修时的作息时间。在家中，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静静地喝杯咖啡，在树上的鸟儿开始欢唱、在邻居的汽车发动声渗过没有隔音的墙之前，他打开电脑里的录音软件，对着麦克风喃喃轻唱。当年那个在卧室里弹着西班牙吉他歌唱的抑郁少年，已是恍若隔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科恩的焦虑感转移到了对老去和死亡的紧迫感上。离开秃山后，科恩一直忙于创作。过完

70岁生日后，他对衰老产生了紧迫感。但他把“老”字融入到了原定的专辑名《老想法》中。他的“老想法”包括：录制向其他诗人致敬的作品，朗诵自己的诗作，减少自己唱歌的比重，弱化歌曲的旋律性。

在2006年出版的诗集《渴望之书》中，他自责自己是个失败的和尚，无法听懂老师的教诲；他明确表示自己是犹太人，他谈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失败，以及在印度根本没有美女问津；他谈到自己的感情和感情走到尽头的原因。在《头衔》这首诗中，他写道：“我有诗人的头衔/也许有一阵/我是个诗人/我亦被仁慈地授予了歌手的头衔/尽管，我五音不全/我那‘情圣’的名声/是个笑话/我只能苦笑着/挨过一万个孤独的夜晚。”

2008年6月，马拉松式的巡演开始了。这次巡演，科恩依靠的是“宁静和深度的休息”，而非香烟、酒精和毒品。

此次巡演，大多数时候，在舞台上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唱歌。巨大的舞台上点缀着土耳其地毯，科恩穿着笔挺的西装，蹬着锃亮的皮鞋，领带是平整的，衬衫最上端的扣子是扣上的。他时而像个祈求者，双手捧着麦克风，低头埋首，时而又像个老练的艺人，麦克风线随意地挽在手臂上，踏着精心编排过的舞步调动观众的情绪。

这是一种复杂而精细的舞蹈，一位年迈的老人用所有微

小的细节流露出极强的自我意识，看上去优雅而美好。如水般流畅的音符从科恩和乐队的指尖、唇边倾泻而下，柔和、优雅、准确、低缓。

从2008年至2013年，科恩举办了380场演出，每场演出的时间几乎都超过3个小时。2009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演出时，科恩昏倒了。2010年年初，因为背部受伤，一部分巡演也不得不取消。但这些都未阻碍他不断地写新歌，出新专辑。

2014年7月，107岁的杏山去世了。

2016年7月，曾经与科恩相恋7年的玛丽安·吉森也去世了。玛丽安身患重病时，他曾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很快也会跟上你的脚步。要知道，我离你是那么近，只要你伸出手，便能够到我。”

（思 灵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7期，本刊有删节）

我放慢语速，
我从不贪快。
你想快速抵达，
我想最后才到。
这不是因为我老了，
那不是我追求的生活。
我总喜欢慢一点，
我妈妈常这么说。
我系紧鞋带，
可我不想奔跑，
我会踏着我的节奏抵达，
我不需要发令枪。
——莱昂纳德·科恩《慢》





证婚的牧师要照例问新郎：“你愿意娶她做你的妻子吗？”还要问新娘：“你接受他做你的丈夫吗？”答案自然都是“愿意”。有人认为这样的问答实在多余，因为答案可想而知，凡是答案可想而知的问题都不必问。

答案可想而知往往就省略了一问一答，双方心照不宣，凭共同的默契办事，这是一种很美的经验。这种经验在道德标准一致、思想单纯的古代社会里往往可以获得。但现代社会去“古”已远，人们观念复杂，甲心目中的“理所当然”，在乙的心目中可能是“岂有此理”。

举例言之：弟弟把五千



明 契

●王鼎钧

块钱交给哥哥应急，哥哥认为这笔钱不必归还，弟弟却认为哥哥当然得还，两个人都没有把心里的话明白地说

出来，都认为双方早有默契，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经年累月之后，弟弟如果讨债，势必伤了哥哥的心；如果弃之不问，势必伤了自己的心，两种结果都会损害双方的关系。

所以现代人相处，一旦涉及权利与义务，都喜欢处处说个明白，即使是人所共知的“天经地义”，人所共守的“金科玉律”，双方也要明知故问。欲说还休，默契可能存在，但是要变成“明契”才算数。如此“赤裸”，殊少余味，但总比事后互相指责好些。

（天堂飘雪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们现代人》一书，王原图）



重读旧作

●汪曾祺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不像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这都是实

实在在的事。

作家算干什么的呢？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作品——这种人多了去了。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并未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

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碧空摘自《方向》2016年第10期）



那些被凝固的瞬间



Robert Doisneau 摄



Alissa Jade 摄



Jamie Arthur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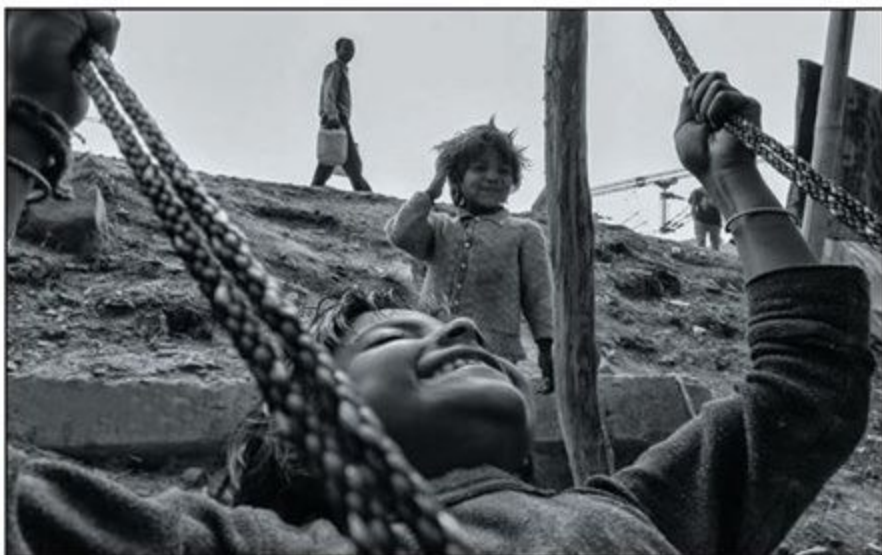
Elliott Frwitt 摄



Jamie Arthur 摄



Ankit Narang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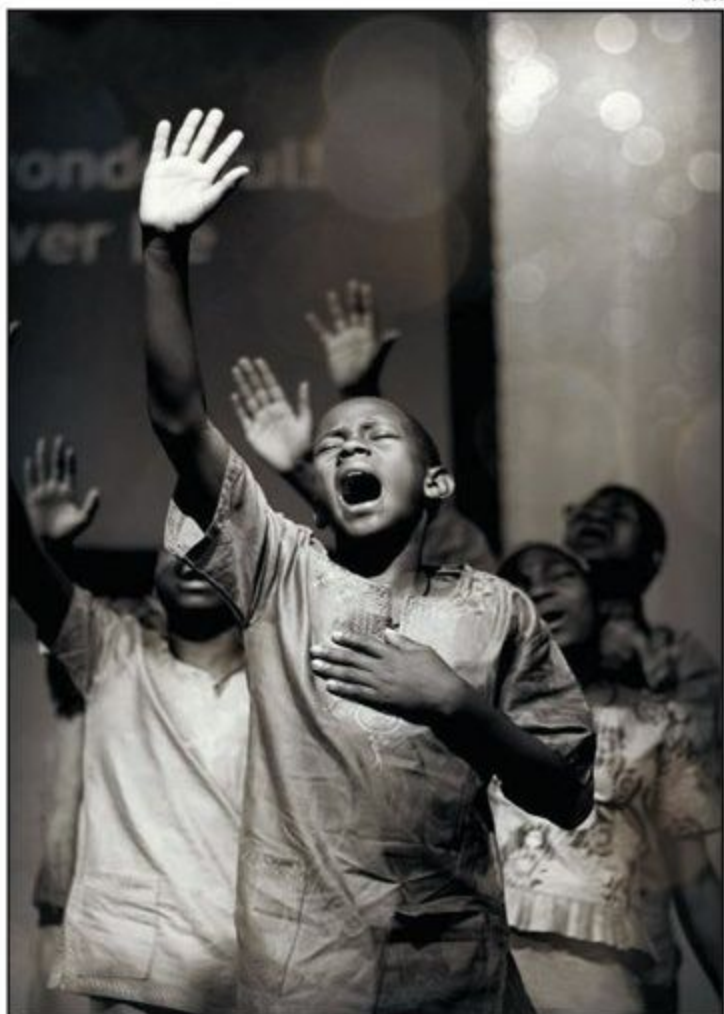
Pushkar Rajsharma 摄



Amanda Linden 摄



Robert Capa 摄



Brandy Metzger 摄



Robert Doisneau 摄



造园与造人

●王 澍

一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身边总有几个弟子追随。我常对他们说的有三句话：“在成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

每年春天，我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记得2006年去之前和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通电话，他问我：“那些园子你怕是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我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造园，一向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的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有石有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的是态度。

《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面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仅够容身。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中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

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住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讲座对象不同，反应差异巨大。对国内学子讲《容膝斋图》，主要是想引起价值观的讨论。这当然重要，对房子不先作价值判断，工作方向就易迷失。我也曾在美国大学里讲，讲座结束后那些美国建筑学教师就很激动，说他们今天见到了一种和他们平常理解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建筑学。

二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想起童寓先生。作为“庚子赔款”那一代的留学生，童先生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游历欧洲，西式建筑学素养深厚。但

他留学归来，却有一大转折——全心投入到对中国传统建筑史，特别是对园林的研究与调查中。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无法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的生活世界的建造物，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

文徵明为拙政园作的那



《容膝斋图》（元）倪瓒



一组画，至今仍镌刻在园内长廊的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错杂精致相比，文徵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而童寓先生最让我敬重的，除了他一生做学问的努力与识悟，更在于其晚年面对一个浮躁喧嚣的时代，毅然放弃做建筑设计，这使他几乎代表了近代中国建筑史的一个精神高度。

童先生对我影响深刻，不仅因为学问，更在于其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文士的风骨和情趣。

随园主人袁枚，杭州才子，24岁中进士，33岁辞官。袁枚园居近50年，是中国文士中少有能得享天年、悠游林下者。如童先生所考，袁枚所购是一处废园，园主人姓随，故名随园。袁枚购得后，并不大兴土木，而是伐恶草、剪虬枝，因树为屋、顺柏成亭，不做围墙，向民众开放。和这种造园活动平行的是，袁枚“绝意仕进，聚书论文，文名籍甚，著作立身，四方从风，来者踵接”。有意思的是，袁枚正是因为和当时的主流社会拉开距离，树立了另一种生活风范，从而真正影响了社会。

如袁枚自述，其园不改名，但易其义，随旧园自然状态建造，并不强求。而在童寓关于园林的著述中，单独作文考证的，唯有随园。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于造园一事推崇什么、有什么含蓄而坚定的主张。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袁枚旷达，临终对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30年，于愿已足。30年后有友人去访，园已倾塌，沦为了酒肆。

三

实际上，袁枚经营随园50年，就有如养一生命。古人说：造园难，养园更难。中国文人造园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建筑学活动，它和今天那种设计建成后就不用再管的建筑与城市建造不同，园子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造园者、住园者是和园子一起成长演进的，如自然事物般兴衰起伏。对于今天的城市与建筑活动，不能不说是一种启示。

中国历来多四体不勤的书生，李渔是我欣



《拙政园图咏》之“小飞虹”（明）文徵明

赏的另一位能亲手造园的文人，他的文章涉猎相当广泛，饮食、起居、化妆、造房，甚至讨论厕所，讨论西湖游船上的窗格该用什么文雅图样。他和袁枚相似，敢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反抗社会，但敞开胸怀拥抱生活。这类文士是真能造园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文士去和建筑活动结合，但培养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本土文化的活载体，恐怕是今日的大学教育所难以胜任的。

不过事情也没这么悲观，实际上，中国文化中精深的东西全有赖于人的识悟，从来就不是靠一堆人，而是靠不多的几个人根脉流传的。昨日下午，感觉写不出东西，我就和妻子去西湖边喝茶，看看湖对面的如画远山，就想起朋友林海钟。我知道他在湖边新辟了一个画室，打电话想去看看，电话那边，他已在富阳的山中散游。海钟的年龄比我还小些，但性情温润逸旷，其“寒林山水”在今天可称独步。我又想起另一位朋友吴敢，年龄也比我小，但在书画鉴定方面功力深厚。他曾评海钟的小楷，说他能将毛笔尖上几根毛的感觉都写出来。所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我又想到海钟有次说起他在国清寺山中写生，画着画着，就有点画出李成（五代、宋初画家）的意思来。想到这些，心中就愉快，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

（山 高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造房子》一书）



就算只是一条平凡的红鳞鱼



● 黄 佟 佟

红鳞鱼是一种很廉价的鱼，长不大，相互之间又弱肉强食，唯一的特点就是和金鱼幼苗有点像，所以常常被鱼贩子拿来冒充金鱼卖出去。调皮的落语（日本传统曲艺形式）学徒立川谈春因为把师父给他买金鱼的钱拿去吃烤肉了，就骗他的师父立川谈志，说这是最好的金鱼。眼明心亮、脾气乖戾的立川谈志也不戳穿他，而是优哉游哉地把鳞鱼放到鱼缸里一直养着，这便是日本TBS电视台年度大戏《红鳞鱼》的戏眼。

大部分的人都是红鳞鱼，看上去颇有卖相，却注定只有作为一条鳞鱼的命运。《红鳞鱼》讲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就像谈春，虽然聪明伶俐，却天分一般，更要命的是还性格

浮躁、幼稚且自命不凡。这样的人可能干什么都不会有出息，可是北野武扮演的师父谈志是怎么训练他的呢？

首先是让他做大量的琐碎家务，去超市买东西、擦窗户、修理浴室里坏掉的水龙头、捉树上的毛毛虫、拔掉蔫了的杜鹃花、赶走野猫……仅记清师父吩咐的事就不容易。其次是伺候喜怒无常的师父，“让师父高兴是你现阶段最重要的事”。

之后，他又被打发去筑地市场卖了一年的烧卖。在人潮拥挤的鱼市苦干了一年之后，谈春仿佛变了一个人，用中国话来说，他变成了一个“会办事的人”。

师父外出演出，他给备了一双运动鞋。师兄说他弄错

了，演出要穿木屐，他说师父走到演出场地路程颇远，运动鞋舒适，木屐可以演出前再换。细心、体贴、周到、为对方考虑、能预想人所不能，这就是“会办事”。

我们常把“会办事”看成是马屁拍得好，还真是小瞧了这项才能。实际上“会办事”包含许多综合因素，比如准确的观察力、判断力、执行力，以及对对方心理的预测能力。这是对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小型“运筹帷幄”，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

事实上，谈志这种训练徒弟的方式，是农业社会几千年以来最常见的训练方式。聪明人容易浮躁，所谓日常生活里的“修行”，就是要你磨去浮躁，在烦琐里去伪存真，触到生活真正的命门。一旦你成为“会办事”的人，哪怕你没有天分，也总能在这个世间安顿下来，并且还能混得不错——这也就是谈志训徒的“红鳞鱼哲学”：“鳞鱼就是鳞鱼，再努力也成不了金鱼，但也正因为这样，你才如此讨人喜爱。”

这世界，有人是金鱼，有人是鳞鱼，在你确定自己是谁之前，要非常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方向，要学会接受自己，意识到自我的局限。就算自己真的只是一条平凡的红鳞鱼，我们也有资格平静而骄傲地活下去，这才是生而为人最大的尊严。

（夕 梦摘自《新闻晨报》，勾犇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越来越多的人单身是因为他们愿意。单身能让他们活得更加真实、尽兴，更有意义。

——幸福生活没有统一模板

时代变得越开放，人反而变得越不敢自由。

——舞台剧导演林奕华说，选项多了，其实你更会害怕选错

人工智能将是未来20年内最重要的技术趋势，创业者的方向应该很明确，就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某个领域。

——美国《连线》杂志首任主编凯文·凯利说，在某些领域，动物比人聪明，而在某些领域，机器也比人聪明

不想上学，不想上班，不想上医院，不想上西天。

——人生的四个阶段

挫败感是年轻人的显著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生活总是通过一系列排除而日渐成形：我们丢弃不喜欢的东西，抛却不能激励我们的东西。

——美国作家E.B.怀特

世界上最大的风不是台风，而是枕边风。

——配偶是成败的关键

理性购物的人生存机会更大。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能有效支配资源的，将更有机会生存下去



要成为一个好的摄影师，首先要有双好鞋（多走路，变换角度）。还有，好的画面（无论多纷繁复杂）能够让你回忆起小时候熟悉的气味、光线（这时应按下快门）。

——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世界上有20岁的朽木，也有80岁的常青树。

——年龄不是问题

今日事今日做，是干活儿；明日事今日做，才是工作。

——优衣库社长柳井正

所谓门槛，能力够了就是门，能力不够就是槛。

——提升自己才是硬道理

翻译的水平更多取决于你的母语水平，而不是托福成绩。

——一点阅读经验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阶层流动相对放缓甚至停滞的今天，“80后”在负利率时代所承担的正是陷入“隐性贫穷”的风险。

——财经专栏作家周凯莉

老年人什么都相信，中年人什么都怀疑，年轻人什么都知道。

——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

护士没吃饭。

——71岁的郭先生突发急病，经抢救苏醒后，写下这几个字

没有制度，多少海誓山盟也挡不住现实生活的苟且。

——财新网评论：为什么人人都爱户籍

暑热难熬，暴雨大作，风雪交加，空气污染……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只要阳光依然在。

——有研究发现，日照时间越长，人们就越不容易感到焦虑和忧郁

掌握一门手艺不仅荒年不容易饿死，还能显著增加被异性青睐的概率。

——研究发现，会搭筑巢穴，并能根据水中氧气浓度调整自身密实程度的雄棘鱼求偶成功概率最高

大家听别人说话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回应。

——交流困难的原因 ❀

（小夏、西岭等摘）



五色漆和 M&M 豆

●岑 嵘

朋友在一家大型钢结构公司任职，公司承接一些国外大型工程。有一天，朋友抱怨说：“和老外做生意太难了，合同里经常出现匪夷所思的条款。比如有次我们在欧洲做一个项目，合同要求我们对某个结构用五种不同颜色的油漆，按照一定的顺序一道道刷上去。”

“为什么非要五种不同颜色？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刁难人。”朋友愤愤地说。

也许他听完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讲的关于 M&M 豆的故事，就不会再这么认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范·海伦乐队是当时全球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乐队的巡演合同总是带有 53 页的附文，详细说明了技术、安保的每个细节，还有对食物和饮品的要求。

冗长附文的第 40 页里是他们对零食的要求，他们指定了薯片、坚果、蝴蝶酥和 M&M 巧克力豆，旁边还特别声明：绝对不要棕色的 M&M 豆。

当关于 M&M 豆的条款被泄露给媒体后，人们愤怒地认为这是摇滚乐团放纵无度、耍大牌的恶行。想到送餐公司可怜的工作人员一粒粒地挑选着 M&M 豆，人们就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多年之后该乐团的主唱大卫·李·罗斯回忆说：“人们觉得我们为所欲为、肆意凌辱别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范·海伦的演唱会现场总是盛大而华丽，庞大的舞台、震撼的音效、炫目的灯光，为达到这些效果，每个设备都需要逐一构架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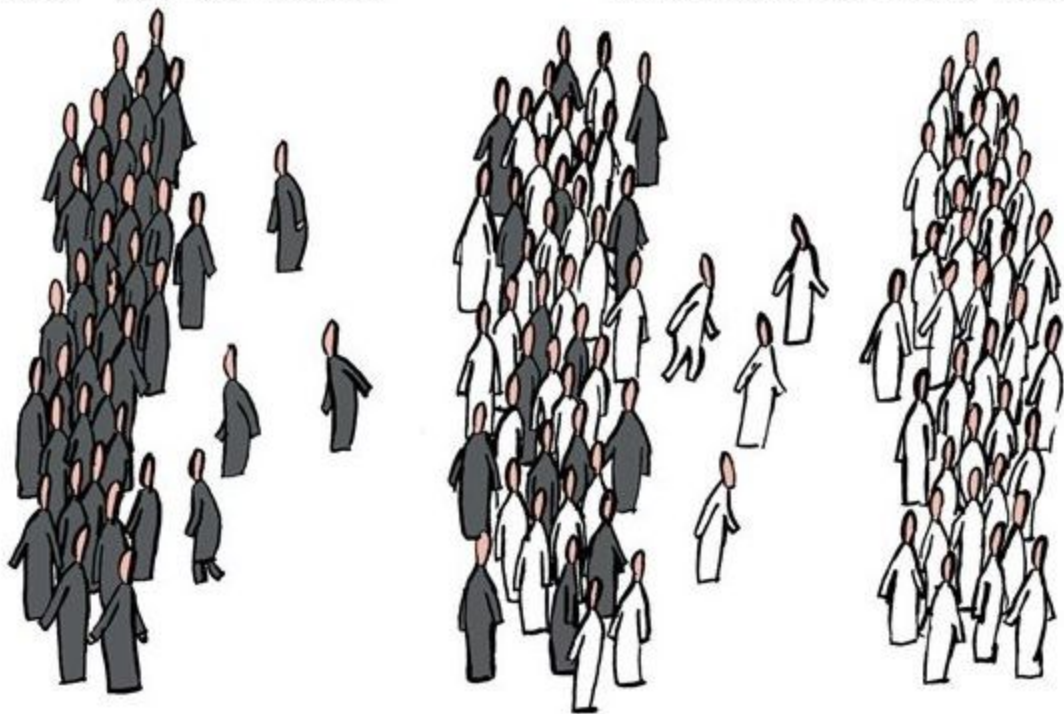
罗斯说，大多数摇滚乐团的合同都足有一本电话黄页簿这么厚，里面对每个细节都会逐个说明，以确保主办方在每个场地都能提供足够的空间，拥有相应的承重能力和供电能力，乐团要确保没人会被倒塌的舞台和短路的灯柱夺去生命。

那么乐团每到一个新城市，是如何确定当地主办方真的读了附文并做足了安全措施呢？

答案就在这些棕色的 M&M 豆里。罗斯到达场地后，就会立刻去后台检查那碗 M&M 豆，如果他看到了棕色的巧克力豆，就知道主办方没有认真阅读附文，那么他们就要认真核查，确保每个重要设备都安装妥当。

现在我们回到那家钢结构公司要求的五种颜色的油漆上来。

大型钢结构建筑的合同远比演唱会的合同要复杂得多。同样的问题，客户怎么来确定承建方是尽职尽责对照合同完成了工程呢？找第三方监理公司也许是个办法，但是很多地方的质量是看不到的，只能“凭良心”。比如有的部件需要刷若干道油漆，但施工方到





有一天我在拉萨一家旅社的房间里休息，一个陌生人推门而入：“我来看陈坤。”我的助手拦住他：“对不起，这是私人房间，你不能随便进。”“有什么不能进的？陈坤不是明星吗？明星有什么不能看的！”

我的助手有点着急：“你怎么能乱闯呢？”我在一旁自嘲地说：“进吧进吧，没事，这儿是动物园，随便看。”那人一听，真的就往里进。我的助手急了，把他推了出去。只听门外那人气鼓鼓、骂骂咧咧地走了。

从我成名以来，一直都在经历公众对我的“特殊待遇”。参加活动时有人推我，正吃饭时有人拉我拍照，在公众场合谈重要的事情时被打断，再有就是无休止的猎奇与追问。也许在他们眼里，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正因为够不到，所以每个人都心存好奇，每个人都想摘。

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其实我就是一颗石头。

我曾经讨厌别人说我是个明星，因为这个称谓弄得我好像“不是人”。时间长了，我理解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你得到一个东西就会失去另一个东西。我不能享受着“明星”



我还是那颗石头

◎陈坤

给我带来的好处，却不想接受理应承担的一切。

从被冠以“明星”这个头衔开始，我得到过很多：名气、财富和虚荣心被满足。我承认，确实享受过出去吃饭，大家说“那是七少爷”时的虚荣感；享受过影迷蜂拥而至，以及在网上人气第一时的快乐；也享受过被物质满足时，那种“有钱，真好”的心态。

但是，当我走过那段膨胀和迷茫的日子，走到今天，我才真正认清了明星的本质，也看清了名利的虚妄。作为一名

演员，不管是谁，都只是各领风骚三五百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很幸运地尝到了在高处的感觉，但那个高处并非真的属于你，有一天你也会失去它，所以它并非你生命的本质。

那么，生命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把名气、财富等身外之物统统拿掉的时候，“拿不走”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也是个普通人，跟大家一样，也会生病，也会失恋，也会吃饭，也会贪便宜，也会心中承受着痛苦，也会面对父母去世、孩子长大。普通人的担忧和快乐我都有，普通人身上的毛病和善良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

不是故意要把自己说得多么高尚。坦白地讲，从认清了“明星”的真相开始，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在宇宙中运行的石头，只是我刚巧被幸运之星撞了一下。那颗撞了我的幸运星也会撞别人，而我不会因为被撞了一下就成为其他的星星，我还是那颗石头。

（秋水长天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突然就走到了西藏》一书）

底刷了多少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时，五色油漆的作用和 M&M 豆的作用是一样的。对方很容易检查出，施工方在这个结构上是不是按顺序一道道上了漆。如果是，说明承建方细心阅读了合同的每一个细节，并且做事不偷工减料。

假如承建方没有按要求做，那么这个工程

很可能存在隐患，每个地方都得细心检查。

因此，五色油漆和 M&M 豆的作用，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起到了“分离均衡”的作用，把那些认真做事的人和那些马虎做事的人区分开来。

（惜茹摘自《深圳商报》2016年11月2日，喻梁图）



亨利·夏尔的家在巴黎，却在少年时被送去鲁昂上学，其中自有原因。14岁那年，他被迫退学，因为他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却被另一个学生家长认了出来。据说那个学生

家长面色骤变，声称如果亨利·夏尔继续待在这所学校，他的孩子就必须走。

“他的爸爸是刽子手！”

实际上，不只他爸爸。亨利·夏尔的家族从17世纪开

始，便在巴黎当刽子手，传了好几代，杀人如麻。每一代的家长都想让孩子转行，每一代的孩子——包括亨利·夏尔——都厌恶过这行。但最后，命运使然，他们总会又回到这行来。

亨利·夏尔之前是学医的，但到成年时，养家糊口的压力让他踏上了行刑台。1757年，18岁的他帮着叔叔，处决了企图谋杀国王的刺客达米安。这次之后，他叔叔退休，据说他赞美自己的侄子“动作干脆利落，没让那家伙吃苦头，天生是干这个的料”。

他入了这一行，开始发挥自己的天赋。他依然不爱杀人，但处决犯人有个好处：他有权处置部分尸体，而他以前是学医的。他的业余爱好之一，是解剖那些他可以处置的尸体；除此之外，他是个辛勤的园丁，花园被他布置得缤纷多彩。他酷爱调弄草药，他热爱小提琴和大提琴，他的至交好友托比亚斯·施密特——一个德国乐器匠——会时不时给他提供新的乐器。年近40岁时，亨利·夏尔成为巴黎头号刽子手，穿上了象征荣耀的血色斗篷。他为国王路易十六处决了无数犯人，而且行刑时面不改色。许多人相信，当医生的经验对他有利：对其他刽子手而言，杀人毕竟是杀人；但他是个业余医生，对他而言，处决犯人和解剖尸体差不多。

50岁那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王室被推翻，人民需要用鲜血来确认自由和安全。

你晚上睡得着吗

●张佳玮





来到巴黎，主人精心准备了一餐午饭。中国人的理念是吃什么最重要，而法国人的理念是在哪儿吃最重要。主人告诉我说：“这家餐厅历史悠久，有100多年了，许多人来巴黎都会到这里吃顿饭以留作纪念。”

我们中午12点30分准时推开了餐厅的门，人还不是特别多，大部分桌子还是空的，呈L形的室内空间一览无余，法式巴洛克风格的装饰奢华浪漫，没有包间，老服务员热情地领位安顿，沏上茶水。我透过明亮的窗户望出去，不远处，巴黎歌剧院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温情脉脉，街心小广场驻足的人们悠闲地四下张望，路上车水马龙，没有过街天桥与地道，路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构成了都市的风景。



守旧如旧

◎马未都

餐厅的桌子不算大，座位也不宽绰，服务员来回都侧身小心通过，菜单设计也不复杂，没有印上诱人的图片，可供选择的选项也不多，没有叫人看着眼晕的价目表，也没有不环保或稀奇

古怪的食物。总之，一切照旧，也就是说，我们享受的与100年前的法国人享受的差异不大。

这就是法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守旧如旧。追忆比向往诱人，他们会告诉你，这家餐厅100多年来任凭社会变迁动荡，始终一如既往。一家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餐厅，让人知道吃比战斗还重要。据说这家餐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因胜利者在此庆祝，而俗称“和平餐厅”。

我闲坐于此，百年后的今天，窗外已不见优雅的马车和顶着礼帽的绅士，汽车鱼贯而行，人们步履匆匆，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深感风水轮流转所蕴含的哲思。

（飘雪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之前为国王路易十六杀人的亨利·夏尔，必须处决王室成员——包括路易十六。

在处决路易十六时，传奇刽子手的感情前所未有地复杂。他为王室杀人，但从不支持王室，只是，1793年1月21日，当他走到路易十六身后时，忍不住说了句：“您知道我将终结800年的历史吗？”

路易十六留下了一句符合国王尊严的遗言：“闭嘴！执行你的工作！”

此前一年，亨利·夏尔呼吁过：“我们需要断头台。”作为业内精英，他认真陈述了理由：老式斩首方式太累人了，

养护斧子和刀具也很麻烦，犯人一挣扎就容易出意外。相比之下，断头台简洁、高效又准确，还能让犯人少受痛苦。他推荐了一个制作断头台的大师：他的好朋友，乐器制作匠人托比亚斯·施密特。

于是我们熟悉的“法国大革命，遍地断头台”的时代到来了。亨利·夏尔用断头台亲手干掉了路易十六，然后用断头台解决了丹东、罗伯斯庇尔这些非凡的人物。一般认为，在1789年7月14日到1796年10月21日之间，他砍下了2700多个人头。1795年，亨利·夏尔56岁那年，他的儿子

继承了他的职位。他又给儿子当了一年多助理，确认儿子可以胜任后，才正式退休。

“你晚上睡得着吗？”拿破仑如此问亨利·夏尔。

当时已经退休的亨利·夏尔看着皇帝拿破仑，他砍下过数千人头，他亲手终结过历时800年的王朝，他砍下的头颅本身就是部历史书。所有人都畏惧他，背地里诅咒他。而他，只是如此回答拿破仑：“如果皇帝、国王和独裁者们晚上都能睡踏实，一个刽子手又怎么会睡不着呢？”

（余娟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20期，李晨图）



卡夫卡穿衣

●钱定平

中国古代文人是看重衣着的。三闾大夫就喜好修饰打扮：“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我闭眼可以想见，他从汨罗江畔高高的山冈走来，风吹得仙袂飘举，身影映刻在蓝天上，好似一尊缓缓移动的雕塑，绚烂、精致、灵气四溢。潘岳写《秋兴赋》，说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高阁连云，阳景罕曜。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穿着素绢罗绸的上好衣服，头上还要缀上许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现代文人也不示弱。邵洵美的衣着器用就相当讲究。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得见邵先生最后一面，那时他其实也不过六十岁刚出头，只见他长发飘拂，姿容清奇，细长的凤眼、高挺的鼻梁，微弱的光彩还存留于细腻的皮肤上。可见往日学识、阅历和生活方面的深厚颐养，终究还保存有长足

而丰韵的底气。先生平生善奇想、好散财、性浪漫、喜交游。邵府钟鸣鼎食，有客来，先生轻裘缓带迎迓。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人就衣冠萎谢、风度猥琐了。甚至有那么一段日子，您如果见到一位先生，他衣衫如被烟熏火燎、举止畏首畏尾，那准是文人教授无疑。如今我离群索居，不知道现状，只在电视里看到有些被采访的人士，西装的所有扣子都紧紧扣住，本来笔挺的西装无可奈何地皱了起来。不久前，还在一次盛会上碰到一位知名文人，他的名气与其衣着打扮、风度谈吐实在不能相符。这样的人士，大概只有一片背影还可以一观。

文人俯仰天地，包纳万物；文人笔走龙蛇，无远弗届；文人吐纳风云，罔事不问。文人身边的一切，都同他的创作有关，尤其与他们宗法的哲学思想有关。前不久我写

了一篇文章，谈文化必须有科学底蕴。意思是说，要写诗的话，“功夫在诗外”，文人必须“旁骛”，才能成大器。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创作能够从科学中吸取什么营养，获得何种感悟。不过说起来，文人的创作非但同科学“有染”，还和穿衣戴帽有莫大干系。

这里谈谈卡夫卡，一个忧郁、乖僻、胆小、低调，而且对自己过分苛刻的奥地利作家。20世纪初期，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老态龙钟，摇摇欲坠。文人们最敏感，所以也传染上了那王朝一线游丝般的龙钟之气，却又学不会那威风和霸气，只能在稿纸上一逞玄风、数说怪诞。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卡夫卡太不像正常作家，他偏偏成了20世纪最出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名气、他的反响、关于他的探究、围绕他的研究，都经久不衰。对于卡夫卡的衣着，居然也有人悉心研究。

卡夫卡霸道的父亲从事成衣业，这对于小卡夫卡有双重影响。他儿时的记忆里永远沉淀着一些杂乱慌张的情景：师傅飞快地裁剪衣料，缝纫机的“嗒嗒”声混合着电熨斗的“吱吱”音，模特儿穿着新款服装曼妙地走着台步，威严而不讲道理的父亲就是君临一切的霸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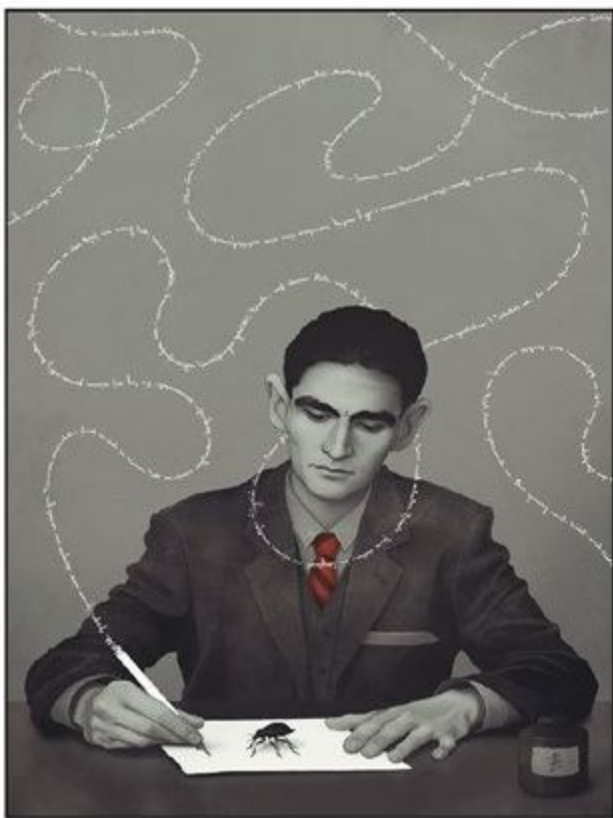
卡夫卡一生瘦弱多病，才四十岁出头就因肺病黯然告别人世。但是，他那单薄的身体却喜好穿着质地上乘、剪裁精美的衣服。这倒又恰恰符合一条“文学定律”：要么你就穿

着艺术化的服装，要么你就自己缝制艺术，两者必选其一。同时代的唯美主义者渴求、坚持并且践行一个观点：正像衣料应该转化为精美的服装一样，人生的种种材料，也不该轻易付之东流，而应该转化为美妙的艺术。上个世纪末的花花公子们，像波德莱尔、王尔德、比亚兹莱等人，都是艺术餐桌上和时装冷餐会中的双料美食家。如果溯流追源，可以说他们是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希腊人认为自然人生本质上是戏剧性的，宇宙万物都构成戏剧情节。那么，文人岂能不盛装登场？受此文化浸润的卡夫卡也信奉这一理念，一生未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夫卡对于服装款式和色彩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这倒让人想起另一位艺术家，虽然他的爱好同世纪末的唯美思潮天差地别。他就是凡·高。凡·高的创作生涯也分为黄色时期、蓝色时期，等等。一开始，卡夫卡的写作打出的是“颓废派”的紫色旗号，他那时的作品是一篇篇紫色。紫色在德文里会撩起两种不同的意象：紫罗兰，代表温馨和爱情；另外就是指王公贵族、大主教的紫色袍子。孱弱而深沉的卡夫卡，当然只能眼巴巴地向往爱情却又不得。紫罗兰色的爱情，对于卡夫卡亦如皇位那么难求，他三次同自己心爱的女郎订婚，临了又三次悄然取消。

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两年贫病交迫，但他还是坚持要穿质

地上等、剪裁精良的服装，而且一定要到高级裁缝那里定制，因而经济上时时捉襟见肘。这种卡夫卡式的怪诞就是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了。卡夫卡生就一对奇大无比的耳朵，不用画成漫画就已像欧洲童话里的大耳小精灵。我实在很难想象，这样的卡夫卡穿着笔挺的高档西装，在口袋里插上丝绸手绢，并露出潇洒的一角，那会是什么样子。但卡夫卡却



一直这么坚持和追求着：他坚持着自己一份既超凡脱俗又符合身份的形象，以便支撑他在文学领域内进行无穷的探索；他执着于一种近乎苛刻、挑剔的衣着嗜好，来表现他艺术上的洁净和力量的统一；他更追求那种挺括却又柔软的衣料，以展现他艺术上那天衣无缝的剪裁……

唯美主义好像是物理学中一种奇异的粒子，生存时间很

短，而且易于向别的粒子转化。日本人把“唯美主义”译成“耽美主义”，倒也颇得要领。卡夫卡正是从唯美出发，走向了荒诞怪诞的荒原，从而成就了他一片昊天罔极的文学风景……

卡夫卡笔下很少彰显西服的鲜亮之光。《判决》里只有一次提到主角的父亲，“他连衬衣都有口袋”，这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接下来就是《变形记》里，主角格雷戈尔的那身“服装”了：“自己那穹顶一般的咖啡色肚皮，分成了好多块圆弧状的硬片。”作家在自己笔下塑造的服装里，营造了一个理想世界，作家要向世人表明，他笔下的世界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梦魇迷幻、不合逻辑，而他本人却是衣冠楚楚、服饰整饬的。卡夫卡从小就患有肺结核，也许他正是靠着衣着精美这一物质力量的支撑，带病延年，在当时的条件下活到41岁。

因此，文学这一极端复杂的现象，一定得从穷尽作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因素去考察、研究、解读。现在有一种文学批评，专一地讲究用批评者的“心”来“解读”作家。我将其称为单纯地把心“映射”到文字空间的简化操作。人类的心诚然可以相通，但是，一进入心的花园，那各色风情却永远不能一厢情愿地尽收眼底，除非你懂得那园艺中的一切微妙底蕴。

（林冬冬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谁解风情》一书）



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并没有听过“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相反，经常看到的是财富世代相传。再认真观察，这种世代相传的，其实并不一定是财富，还有创造财富的技能和素质。美国的富人常常在死后甚至生前就把财产捐献出去，并不是所有富人的孩子都能沾光。

2012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叫罗姆尼，他的父亲曾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总裁，后来又当上密歇根州的州长，1968年还竞选过总统。但是，罗姆尼年轻的时候并不靠父亲。他和新婚妻子用75美元租了一间地下室，在那里生儿育女。后来他投身金融界，迅速成为投资大亨。

他要是沾了父亲的光，当然不会住地下室，但恐怕也不太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家。他父亲当上总裁后年收入超过27万美元，在当时属于万里挑一的高收入者。但罗姆尼如今拥有的财富，已是他的巨富父亲所望尘莫及的。

父亲若仅仅把钱留给他，他即使有效地保存了这钱，恐怕也比现在穷得多。显然，父亲传给他的是钱以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比金钱更有价值。

这种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成功的品格”。而这种品格的传承，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我把这种教育的精髓，归结为“华尔街原则”。

首先必须澄清，这种“华

尔街原则”并不一定是华尔街大亨们的教子之道。华尔街并不仅仅有股票交易所，也不仅仅是金融家、律师会聚的场所。其实，大部分美国人都拥有股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属于华尔街。

华尔街怎么养孩子

●薛涌

所谓“华尔街原则”，就是这些人的教育原则。他们具有某种基本的成功素质，比如：把钱省下来、节制眼前的享乐、有长远打算、懂得用钱

来生钱等。如果用比较规范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推迟欲望的满足、对未来进行周密的规划、审慎地冒险。他们也总结出一套办法，把这些素质传授给自己的孩子。

这种“华尔街原则”，也可以说反映了一种保守主义的信念。《华尔街日报》曾发表一篇长文《教你孩子精明理财的12种方法》。

作者直言不讳地说：“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成功，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希望他们日后对我有美好的回忆。我还希望他们有能力经营自己手中的钱财，不用把一生浪费在为自己愚蠢的错误后悔上面。”

对这种养孩子的“钱经”，我过去一直嗤之以鼻，觉得铜臭味太重；但观察多了，渐渐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处。这好处不仅体现在金钱上，更体现在做人的品德上。孩子需要尽早懂得：钱不是白来的，不可以需要钱时就向父母要，也不能期望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想要的东西，要用钱来买。而钱是对你工作的奖赏，是你帮助别人的酬劳。当你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你必须去工作。当你希望别人给你东西、为你做事时，你必须想到你给了别人什么、为别人做了什么。

这种教育，会让孩子理解什么是做人的责任，理解自己和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

（秋水长天摘自搜狐教育网，勾犇图）





我们和他们的迷茫

●刘同

读中学的时候要10块零花钱都很难，但当我突发奇想要考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系时，我妈居然二话不说就给了我500块钱。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差，也从没参加过专业训练，初试就被淘汰了。

过了好多年，我突然问我妈：“你那么抠的一个人，为什么舍得花500块钱让我去做一件根本没有希望的事情？”我妈说：“我想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这么多年以来，我常觉得父母不认同我，可是一想到这件事，我就理解了他们。他们的不认同其实是希望我变得更好，他们只能用那样的方式来保护我。然而，一旦我有了一

点点变好的希望，他们就会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推我一把。

我的几位同事，有一位从小生活在农村，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100块，因为他想来北京学美术，他爸爸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供他到北京求学。

还有一位同事准备考研，但所找工作的最后一次面试与考研的时间撞在一起，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就去问妈妈的意见。妈妈说：“当初你上北京是你自己的选择，今天你比我和你爸爸走的路更远，我们已经帮不上你了，但是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和你爸爸都会支持你。”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每



一个人的成长中，事后回想起来，其实父母说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姓”。我们迷茫，父母更迷茫。我们迷茫青春的迷茫，他们迷茫如何让我们不那么迷茫。谁不曾迷茫？幸好父母一直陪在我们身边。

（王文华摘自中信出版社《向着光亮那方》一书）

自律

●杨熹文

看过一些成功人士的新闻或自传，发现跑步，或者说自律，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共有的特点之一：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凌晨4点半开始发邮件，之后就去健身房；奥巴马每周坚持至少锻炼6次，每次大约45分钟，只有星期日才会休息。

马克·扎克伯格2016年的计划是每天跑步一英里，除此之外，他的生活里还有每个月读两本书，坚持学中文。

托马斯·科里创造出“富有的习惯”这个说法，他用5年时间研究了177个富有人士的生活，发现其中有76%的富人坚持每天进行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天至少在开始工作的3个小时前起床。这大概也是自律的某种形式。

严歌苓总结自己读过的经典文学作品时也说过：“我发现这些文学泰斗——无论男女——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或缺陷。比如说，他们都有铁一般的意志、军人般的自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

就像康德的一句话：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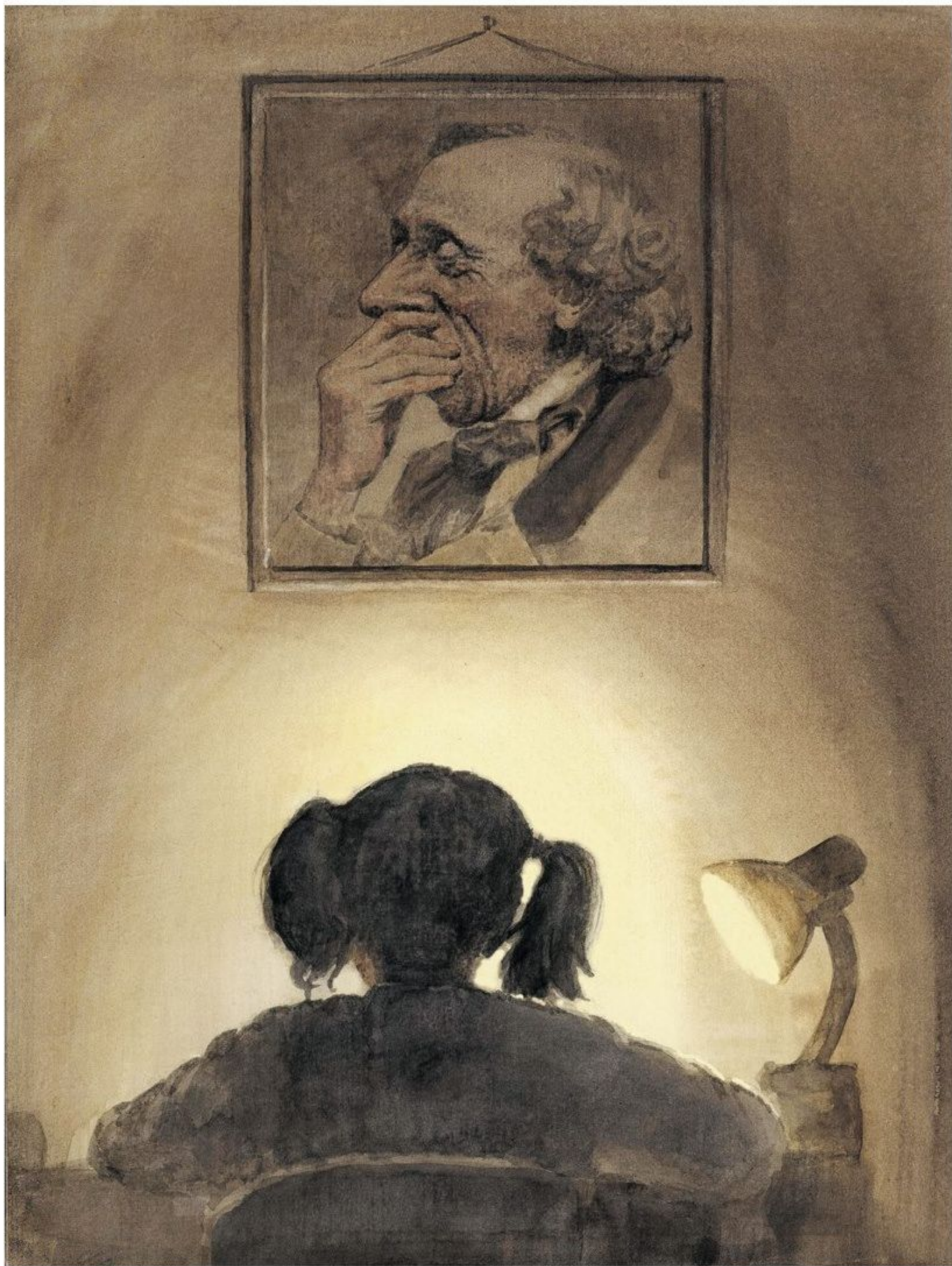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123RF供图）





也许会有 一场比房价更大的恐慌

● 李松蔚





经济学里有一个现象叫银行挤兑，说的是如果银行的信用度下降、有破产传闻，就会有一大堆人因为恐慌而冲到银行取钱。当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不足以应付这么多人的要求，银行就有可能陷入流动性危机，甚至破产倒闭。

由此你可以看到恐慌的力量。而在我看来，整件事情最诡异的地方还不在于恐慌的破坏性，而是身在局中的人，会看到“恐慌”是合情合理的，非如此不可：早担心银行要破产，你看，现在不是破产了吗？他们因为恐惧，而制造出令他们恐惧的东西。

整件事情里容不得“理性”的存在。假如有一个理性的人坚持说：“这是非理性的恐惧，不要信！”非常不幸，他会被时代的车轮无情碾压。

历史会证明他错了，虽然他是难得的理性之人。

就是这种荒谬的事，却时常在我们身边上演。没错，比如房价。

全民混乱。打开手机，全是恐怖的消息：涨，涨，涨！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原本可以等一等再看的，已经等不了了。没有房子的必须现在买房！有小房子的抓紧换成大房！非学区房的立刻打听学区房！谁也别想独善其身。

没钱买房子的人恐慌。有一点钱，又不够买理想房子的人恐慌。好不容易凑够首付，挤破头还“抢”不到房子的人恐慌。买到房子，被月供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恐慌。有房无贷的人过得就好吗？也很恐慌。

只有一套房的，仿佛赚了，可钱却落不到自己手里，更何况置换的难度越来越高。最恐慌的是那些有好几套房的人，坐拥千万资产，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卖早了怕少赚钱，捂在手里又怕碰到崩盘的一天。

每个人都被恐慌裹挟。每个人在恐慌下的反应，又激起了旁人的恐慌。恐慌造就了房价的飙升，你不跟着慌，最后吃亏的就是你。

恐慌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存在。

我们因为恐慌，会做许多原本不必要的事，直到把想象变成现实。我们会在本不必要的时候囤积粮食（直到货架变空），也会在身心疲惫的夜晚与失眠搏斗（直到天色大亮），会反反复复担心自己做不成一件事（直到把时间都蹉跎掉），也会再三闹脾气以确认恋人是否还爱自己（直到对方终于厌烦）。

最后我要讲的，是一场也许比房价涨跌更大的恐慌。

这场恐慌正在逐渐发酵之中，它的破坏力已初见端倪。虽然目前规模并不惊人，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重压聚焦其上。迟早有一天，它会形成一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快，不知何时会超出临界值。

那就是我们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和期望。

先说看到的几个现象：

我在一所还不错的大学当老师，我现在所接触的学生，比十几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同样是刚进大学时，他们对某些知识技能的掌握（比如英语、奥数、IT技术和金融知识），要比10年前的学生强到不知道哪里去。当然，他们花在娱乐休闲上的时间相应就少得多。

他们在对时间的分配上严格使用二分法：“做正事”的时间，和“浪费”的时间。后者的内涵因人而异，大体上包括发呆、看影视剧、一部分的运动、阅读、没有实用目的的社交，有时还包括睡觉。无论他们事实上给后者分配了多大比例（出于压力，有时往往更大），但在主观意愿上他们是极其排斥的，极端时甚至导致自暴自弃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困扰他们最多的就是对父母强烈的愧疚感（即便父母就在他们身边，并且劝孩子减轻一些压力）。

总体而言，他们的幸福感低于10年前的学生。

同时，作为一个幼儿园中班孩子的家长，我开始感受到幼升小的压力。身边跟重点小学沾亲带故的朋友也受到热烈追捧。我第一次听说“幼小衔接”还有辅导班。

网上热传“海淀区家长一年给孩子报课外班花费20万”的帖子。

电视剧《小别离》热映，全民都在讨论未成年孩子出国上学的问题。

某个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朋友得知我女儿快5岁了还不会写阿拉伯数字，也不会英语拼读，郑重其事地警告我：“这



样到了小学肯定跟不上。很多东西老师上课不会教，默认孩子已经都会了。”这位朋友还表示，她的孩子所在的小学四年级时就会放无字幕的英语动画，还有同学在阅读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

“如果你的孩子在二三线城市接受教育，那就别想了。如果你的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但不在最好的那几所学校，那也别想了。如果你的孩子在北京也在不错的学校，但你没有好好培养……你想想吧！未来社会残酷着呢！”

女儿兴趣班同学的家长像看怪物一样看我：“不考级？你们家孩子不考级？”

我的另一个朋友今天还给我电话咨询学区房的问题。这个朋友有北京户口，但所属学区里没有重点小学。他认为所在的区教育质量不好，他的原话是“快走投无路了”。我问他：“走投无路的是什么路？”他说：“孩子的出路。”

我相信，对这些现象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感觉，相信大家都隐约嗅出了某种危险的味道。大概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全国轰轰烈烈地搞过一阵“减负”运动，最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那时候有人说：“减负需要一代人的观念进步。”现在一代人过去了，这一代孩子的书包反而比我们那一代更沉。

观念？大家都在进步。但观念进步不是关键。

你很酷，你让自家孩子置身事外？可以啊。就像你可以坚持不买房一样。

你岿然不动，其他人甩下你争先恐后地向前冲。直到某一刻，你终于绷不住了：“就算我能承受，孩子一直被当成‘吊车尾’，他愿不愿意承受？”

我认识不少朋友，从前都是很酷的青年人，都声称：“我要有了娃，一定不逼他上清华、北大。北大老子都上过了，没什么意思。”现在他们还是咬着牙给孩子报兴趣班。他们照样还是很酷的人，但是，谁敢拿孩子冒险呢？

一种不安全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到处在鼓吹阶层固化，鼓吹学习改变命运。你知道那些奥数知识对孩子的人生并没有太大价值，问题是只剩最后这几张船票，你要是不学，就会有别人捷足先登。

所谓的“军备竞赛”，实质就是一场囚徒博弈。每个人都身在局中，无力脱身。你不加码，就会被别人踩在脚下。你一旦加码，就为恐慌添薪加柴。

对于房价来说，人们总还有免于恐慌的底线，因为大不了就是放弃一套房。但是有孩子的人，谁又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不管呢？一旦房子在手，心理上多少可以离恐慌远一点儿。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要到哪里才是尽头呢？一路拼杀闯进重点小学，就可以不恐慌了吗？初中呢？高中呢？

孩子们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我们也许正在见证这场恐慌的循环。一线城市发酵，慢慢辐射全国。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会不会像房价那样升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会在何

种程度上破坏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幸福？它会有停下的一天吗？如何停下？

理智的话谁都会说，未来的后果也都看得见。但毕竟大家都没法像金庸小说里的人那样比拼内力，大喊“一二三”，同时收手。

在这场逐渐掀起的风暴中，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受害者。

你可以逃离这样的恐慌循环吗？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撤出。撤出了，恐慌还在。就像有的人卖了北京的房子搬到大理，但他们依然逃不脱房价上涨带来的失落。除非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我退出，是为从根上斩断烦恼。我这辈子就不买房，或者我的孩子就是不与别人竞争，对所有结果，我都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并且永远不为我的选择而后悔。有这种大定力、大觉悟，或者在其他领域有大成就，足以将这些损失视若浮云的少数人，说不定才能从恐慌中脱身。

可惜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挡不住社会大潮。大多数人，仍然像是杀红了眼的赌徒，明明早已无力跟进，还是不得不在一轮又一轮的搏杀中，逼自己掏空所有的筹码。跟进固然无力承受，但你知道，如果不跟，恐怕就会输得更惨——就像被挤兑的银行，就像高企的房价，就像一出生就百米冲刺的孩子。

这一把，你跟还是不跟？



（秋水摘自微信公众号“妈呀我呀”，王青图）

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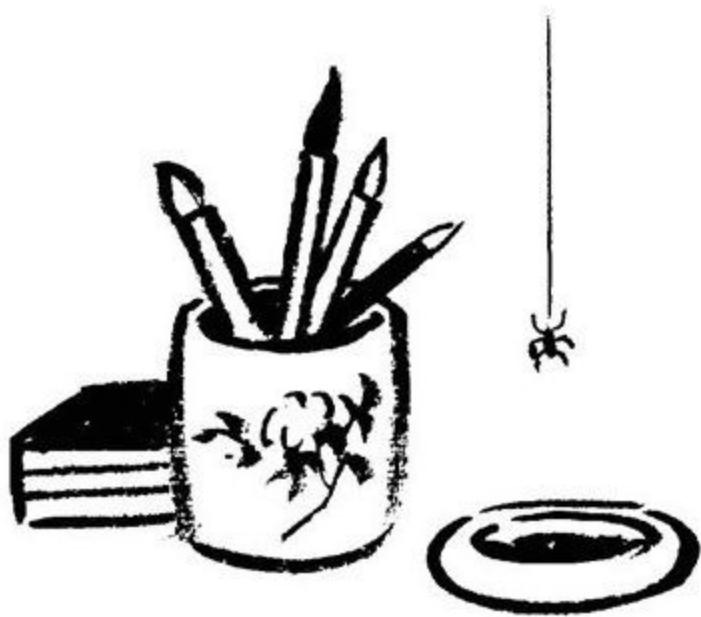
●老舍

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我特别喜爱图画。

虽然爱画，可是我不收藏画。因为：第一我不会鉴别古画的真假；第二我没有购置名作的财力；第三我并不爱那纸败色褪的老东西，不管它怎样古老、怎样值钱。

我爱时人的画，因为色彩鲜明，看起来使我心中舒服，而且不必为它们预备保险箱。时人的画也有很贵的，我不会拿一本小说的稿费去换一张画——看画时虽然心里舒服，可是饿着肚子去看恐怕就不十分舒服了。

我所有的画差不多都是朋友们送的。朋友们赠送的画除艺术价值之外，还有友谊的价值。举两个例子吧。北平名画家颜伯龙是我幼年时的同学。我很喜爱他的画，但是他总不肯给我画。定下婚期的时候，我决定把握住时机。“伯龙！”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送礼，我要你一张画！不画不行！”他没有再推托，给我画了张《牧豕图》。图中的妇人、小儿、肥猪与桐树都画得极好，可惜他把图章印倒了。虽然图章脚朝天，我还是很爱这张画，因为伯龙就是那么个一天到晚慌里慌张的人，这个脚朝天的图章正好体现了他的性格。



第二个例子是齐白石大师所作的一张《鸡雏图》。我早就想得到他的一张画，但这位老人永远不给任何人白画，他的润格又很高，我只好“望画兴叹”。老天见怜，机会来了！一次，我给许地山先生帮了点忙，他问我：“我要送你一点小礼物，你要什么？”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要一张白石老人的画！”我知道他与白石老人熟识，或许老人能施舍一次。老人敢情绝对不施舍，地山就出了30元，给我求了张画。画得真好，一共18只鸡雏，只只精彩！这张画是我的宝贝，即使有人拿了宋徽宗画的鹰要和我换，我也不干！战时我由济南逃亡出来的时候，囑告家中：“什么东西都可放弃，这张画万不可失！”于是，家人把一切家具与图书都丢在了济南，只抱着这18只鸡雏回到了北平。

后来，家人因北平闹饥荒而想来重庆，我又函告她们：“鸡雏图万不可失！”我不肯放弃此画，一来是白石老人已经80多岁，二来是地山先生已经去世。白石老人的作品在北平不难买到，但买到的都不能与我所拥有的这一张相比。

（月月鸟摘自中国画报出版社《真正的生活者》一书，吴浩然图）

灯光

●黄惠子

一场雨降下来，天气一下子就冷了。屋子里布满灯光，换上棉绒睡衣，质地温

软如同这满屋灯光的热度。在持续不停、仿佛无尽头的冷雨之中，灯光像绿洲一样使赶路的人能停顿片刻，朴素的暖意，使孤独的路途似也有了依靠。

天亮了，天又黑，雨过天晴，抑或等来风雪交加。

无论如何，总是要去经历。前方未知而遥远，人们脚步匆匆，唯恐赶不上下一个又下一个站点。但你要知道，守得住一屋灯光，暖意才得以延续。

（张建中摘自《广州日报》2016年11月17日）



“文化”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了类似味精的地步，什么事情都被说成是文化。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文化不是装饰，不是味精，它有很实在的内涵。

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的，非常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初建立政权，自己力量小，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而“制礼”。也就是说，叫大家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的资源，我一把就抢过来，这就是“武”。

而在“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分配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

那么“化”是什么？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

上”。“融化在血液中”是说，它本来不是血液里固有的东西。“文”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举一动，包括你心里怎么考虑事情，所有细节、行为，都是按“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

春秋晚期，孔子常说自己

文化不是味精

●阿 城

很久没有梦到周公，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又开始逐渐武化，到了战国，就完全是“武”的关系了。孔子重提周公，是因为当初是周公制定了“文”的制度。

我们翻看历史年表，常常会看到文帝、文宗这样的谥号。在中国传统里，“文”比“武”高，所以帝王不管生前做了多少“武”事，死后还是希望给他谥号“文”而非

“武”。唐太宗临死前嘱咐长孙无忌：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不要是“武”，要“文”。为什么？唐太宗的“武功”非常大，唐初的统一基本靠唐太宗的“武”，但他还是想要一个“文”。由此可见，“文”在中国的地位相当高。

“文”是一种“礼”的关系，“武”则是我们的动物性。从动物性的角度来说，人之初，是动物，动物的世界是一个武化的世界，所以人的本性是恶。但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发明了“文”，来抑制我们的动物性。

凡是人发明的东西，就难免会被异化，这种异化会影响到我们。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文化的“文”被异化过好几次，这导致后来我们的前辈怀疑文化出了问题。其实现在看来，他们否定的，是文化的异化，比如“吃人”的礼教。异化到一定程度时，人就受不了，一定会反抗。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来说，要时刻反省和监视的是它异化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本身，不能质疑。



（兰 若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文化不是味精》一书，喻 梁图）





迂癖

◎ (明) 冯梦龙 ◎ 张万钧 译

元朝的倪云林名瓚，字元镇。他天性喜好清洁，书房的物品，由两个书童轮换着打扫灰尘，一刻也不停。他的庭院中有棵梧桐树，他早晚都要命人从井里打水擦洗，竟然把树洗死了。

倪云林曾经留一个朋友住在家中客房里，担心朋友会把客房弄脏或损坏物品，他夜间起来三四次，藏起来听客房里的动静。偶尔听到有咳嗽声，他就厌恶得难以忍受。凌晨，他让侍童去寻找客人吐痰的痕迹，侍童没有找到，惧怕被鞭打，就拾起一片有污垢的落叶来搪塞。倪云林捂着鼻子闭起眼，让把落叶丢弃到三里以外的地方。

他寄居在姓邹的人家里时，一天邹家教书先生的女婿金宣伯前来走访。倪云林听说金宣伯是个读书人，很高兴地出去迎接，结果发现金宣伯言语粗俗、相貌丑陋，倪云林恼怒地用手掌打了他的面颊。金宣伯又羞愧又愤恨，也不向主人辞行便离去了。

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听说倪云林擅长绘画，就让人拿了画绢，并带上丰厚的酬金去求画。倪云林恼怒地说：“我不能做王侯门下的画师！”他随手将丝绢撕裂，张士信自此深深地记恨他。一天，张士信与众多文人游太湖时，闻到一艘小船里有特殊的香味。张士信说：“这一定是位高人名士。”可靠近一看，原来是倪云林。张士信

很恼怒，想用刀杀他，众人尽力劝阻，然而倪云林还是被鞭打了几十下。后来有人问倪云林，为什么他被羞辱却一言不发，他说：“一说就俗气了。”

倪云林爱茶，他用几种果肉特制了一种茶，叫“清泉白石”，不是尊贵的客人不上。有一位客人请求拜见他已经有一个月了，倪云林见他有诚意，才答应见面。那客人举止潇洒，倪云林十分高兴，谈得也融洽，便让书童上了这种茶。客人因为口渴，两口便喝光了，倪云林便放下杯子入内，再也不肯出来。客人请人问他缘故，倪云林说：“遇见‘清泉白石’不慢慢欣赏品味，必定不是高尚的人。”

倪云林家中还有座清秘阁，很少让人进去，还有一匹白色的马，他非常爱护珍惜。一次，倪云林的母亲生病，去请葛仙翁来诊视。当时天正下雨，葛仙翁要求用白马相迎，可他乘着白马在烂泥中乱踩，人和马都溅满了泥污。等进门后，葛仙翁又要求先登上清秘阁欣赏，倪云林不敢拒绝。葛仙翁趿着鞋就上，他咳嗽不止，唾沫乱飞，还将古玩书籍翻了个遍。倪云林从此就荒废了这座清秘阁，终生不再进去。有人说，倪云林有仙骨，葛仙翁是以此来破除他的迂腐癖好，希望能把他度化成仙，可惜他不能醒悟。

(留痕摘自天津古籍出版社《古今谭概》一书，黎青图)

看世界

某文具店的促销广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钞票这么少，哪都转不了！快来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你不但可以看看，还可以转转！

神解释

语文老师提问：“谁来解释下‘寒风不识相，无故扰飞雪’？”

角落里传来一句：“雪是好雪，就是风不正经。”

学问

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比如说，女的做第三者叫“小三”，男的做第三者却叫“隔壁老王”。

再比如说，明明校草是男的，校花是女的，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这是在说天下男的那么多，何必要找女的？

不能浪费

妈妈说：“你小时候每次吃饭我都要告诫你‘不能浪费’，我发现你长大后反而听进去了。”

我问她怎么发现的，她答：“你身上至少有20斤肉是靠这四个字得来的。”

约会时机

下雪时，要约喜欢的人出去走走，因为走着走着就一起白了头。下雨时就算了，因为走着走着，两个人脑子就都会进水。雾霾时也算了，因为走着走着，另一半就不见了。



年轻真好

问：“为什么才子都很年轻？”

答：“年纪大了就风流不动了。”

不当赵四

刘备：“赵云啊，虽然我们三兄弟已经结拜过了，但看你人不错，我们想加上你。”

赵云：“还是不要了吧！”

张飞：“咋了，看不起我们兄弟？”

赵云：“不是啊，飞哥，我只是不想被人叫作赵四……”

原型

被网络上的弹窗广告烦得抓狂时突然顿悟：过去那些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产品的推销员，就是弹窗广告的原型吧？

日复一日

老爸质问我：“你长这么大，有什么事情是一直坚持做的？”

我一想，答：“不但有，还有两件——看手机，给手机充电。”

二胎

在菜市场买菜，听到几个大妈在谈论生二胎的话题。一个大妈说：“应该生二胎，你看武二郎，如果没有武松，谁会给他报仇？”

我默默想想，好像还挺有道理。

差别

你有一张100元的钞票，给你换成两张50元的，你不会有感觉。

你有一个180斤重的老婆，给你换成两个90斤重的，你肯定会特别开心。

不懂

这些年，我一直没弄懂一个问题。

自来水不能直接喝吧？没洗过的苹果不能直接吃吧？可为什么用自来水洗过的苹果就能直接吃？

区别

问：“师父和师傅有什么区别？”

神回复：“师父，前方有妖孽！”“师傅，前方右拐。”

疑惑

有一个问题：向日葵每天都跟着太阳从东边转到西边，那第二天早上它是如何回到东边的？一个猛回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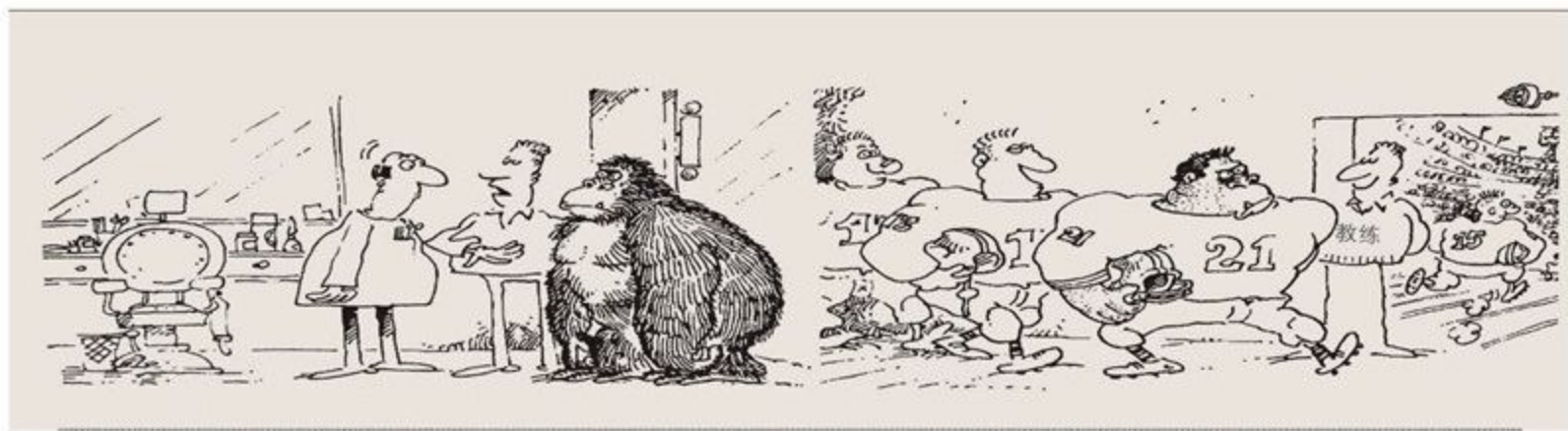
想象一下，某天早上路过一片向日葵花海，一大片向日葵猛一回头，顿时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余达、修然等摘)



关于须发的幽默

● [美] 瑟吉奥·阿拉贡斯



(摘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阿拉贡斯哑剧幽默漫画》一书)



“他乡”时代

◎黄桂元

在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它的境遇却日渐尴尬。过去人们总说“故土难离”，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说：“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唐代柳宗元在《钴姆潭记》中写道：“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上在描述乐不思蜀，却内含思乡之情。而今，这一切已成过去，尽管诗人于坚仍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切都是漂泊”，但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一笑置之，不会有谁当真。

全球化时代，无数人行色匆匆，自愿离乡，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他乡”。这已成常态。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倾囊资助，不惜将温暖之家置换为冷寂空巢。当儿女在异域乐不思蜀、毫无归意时，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的一方土地，使其永无

还乡可能。

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蜗居老家，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很可能娶不上。于是走得越早，离得越远，越被高看。

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发师三十岁出头，举止谦和，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一次和他聊天，小老板说他在天津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本市，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名下有几亩地，转户口

就要放弃，不如留着地，将来还可回乡养老。

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板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了就回不去了。”他点点头说：“我们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的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也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乡，故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有几百个学生，现在也就剩几十个，有的班只有几个，这些孩子其实也待不长。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暂时将他们交给老人，以后也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三毛生前远游过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沙漠与当地土著比邻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常常被升华出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乡愁已被岁月冻结。

年少的木心离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





唐时高人通过品茶诠释时间：时间是在空间里完成的，空间是在山水间完成的，山水是在品茶中完成的，品茶是在诗人心中完成的。

唐时的品茶费时较多，关键在煮；到宋时茶是点出来的，时间就费在那后面的斗茶之上；再后来到明时的冲泡，那时间就费在了“解茶馆”上。无论唐煮、宋点还是明冲泡，总之，都是让人停下来，面对世界，或者反观内心。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从前读到此诗，心中便是一幅画：李白背对着我席地而坐，面对着敬亭山，此时弦月高升，夜深人静，李白是坐了一天了吧？不知谪仙白日喝过多少杯茶，浸润得那一首小诗穿透千年时光，直到今天。

我曾把从前的茶馆和现在的茶艺馆做比较，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前的茶馆，虽然也有常客，也有人一泡一天，

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已大变，“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木心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大有差别。

诗人余光中对故乡的感情则较为豁达，更多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他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江南人、



一杯茶 容你停息

◎王旭烽

但总体上说，茶馆更像一个民间沙龙。人们到这里来，从他人身上获取信息，了解行情，互通有无。茶客因此而来去匆匆，茶馆因此而热闹非凡。

茶艺馆却是趋于安静的，现代人到此，除了商讨事务之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休闲。数个好友，冲一壶茶，一坐半

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

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尴尬境遇：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看”的曲子。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认为，“普遍存在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球性风

天，东拉西扯，述旧论新，但不到旁边的桌上去交新友、听花边新闻。从前一条信息全茶馆共享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基本上，进入茶艺馆的人是以个人为中心、以小团体为中心的，要解决的是个人的问题，说当今的茶艺馆是人生的停靠站也未尝不可。

茶艺馆除了茶要好之外，茶食要精，装修要好，要隽永耐看，一盞茶杯一只碗，一道茶食一张桌，都要精心选择。茶艺馆的总体环境要在艺术上独具匠心，茶艺茶艺，既要有茶又要有艺，二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不为别的，就为了让人多停歇一会儿。每一个茶艺馆都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要有文化为衬，有人的灵魂和个性渗透其间。有件事情一定要弄清楚：茶艺馆其实不是喝茶的地方，而是让人们在此休养生息的地方。

（桑 桑摘自《中华合作时报》）

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是人类亲手创建的辉煌的物质王国；而其代价，是失去了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

“他乡”时代，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注定是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但我们仍需保持与故乡的联系，接受故乡的支撑。故乡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灵魂栖息之处。

（阿 落摘自《今晚报》2016年11月14日，邝 颢图）



不让人难堪

●罗振宇

曾国藩后半辈子共当了12年的总督。两江总督先后共当了10年，直隶总督两年，按照张宏杰的计算，这些年的总督生涯，他基本可以收入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万两，只为上述数字的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是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的。当然，最后这1.8万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因此严格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都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没必要穿那么好。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亲自动手，自产自用。

当年他的夫人在老家一听说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

得过来呢？于是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物。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总而言之，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对别人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同治七年（1868年），他因为调任直隶总督，要进京面圣，就随身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北京就散光了，因为他要笼络京官。

曾国藩和中国传统小人的行为作风也完全不一样。典型的小人作风是律己宽、待人严，而曾国藩正好反过来，是律己严、待人宽。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他了，给他置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就好了。

这就是给对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去。

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鲍超，字春霆，带领着霆字营，是湘军当中战斗力非常强的一





真正的修行不在山上，不在庙里，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现实。要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你的工作环境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坛城。

当生活出现了问题，我们总感觉是生活的问题打乱了我们的修行。其实修行与生活是一体的，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离开了生活谈修行，总不免是在逃避问题……

煮饭、洗碗、做家务，也是一种修行。修行，总会让人想到偏安一隅的山林隐士，幕天席地，禅坐、行脚，苦苦思考宇宙众生的意义。然而修行的定义绝非如此狭

隘，在生活中修行，不知要比那些“躲起来”独善其身的人勇

敢多少倍。平衡工作与家庭、压力与健康……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求平衡，反而更能让我们看清生活的原貌。

不要把修行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生活或烦恼的借口。修行



不是一种逃跑的方式，修道不是修一条逃跑的道儿，修行更不能成为一种心灵的娱乐。

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每一个实际问题都是入口。

真正的修行是遇见你自己

◎南怀瑾

每一个问题都是道场，每一件烦恼的事都是道场，每一次情绪的旋风都是道场，每一次恐惧的到来都是道场，每一个念头都是道场。

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有

问题的婚姻就是你的道场；如果你和同事发生矛盾，与同事的矛盾就是道场；如果你陷入生活的无聊，这无聊感就是道场；如果你出现了资金的问题，钱就是道场；如果你畏惧生死，生死问题就是你的道场。道场在你的每一个受难处，修行必须从那里进行。

不要绕过问题而跑到寺庙、山林或修行者多的地方，去玄谈修道，去冥想或打坐，去念阿弥陀佛或《大悲咒》。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而是为了遇见你自己。修行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在哪里修，直到修通这个问题。在寺庙、在大山林、在修行者多的地方心情好，没问题，但那有什么用？

修行也不是向他人显示你的自我：“看我修行得多好。”“我是一个修行者。”修行是向你自己的生活显示：“看，这个问题难不住我。”

（苍 苍摘自《文学报》）

员猛将。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16大包的礼物就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自己挑好不好？然后他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请注意，他

没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他只是将鲍超礼送出营而已。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中国首位留美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

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万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

官场中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被调到直隶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别不收，但也别多收，只收20两银子左右的礼物就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让他人难堪。

（若 子摘自《中外文摘》2016年第16期，刘程民图）



变形记

换一种装束，判若两种人生。这场「变形记」，颠覆了我们对社会标签定义下的人生形象的固化认知。不是人靠衣装，而是人内心的力量，让他们成功地驾驭了新的「身份」。



戴勤昭 裁缝



高洁 建筑工人



包云华 超市阿姨



冯永珍 保洁员

凡人之美

●卡多利亚

她们是女人，更多时候，她们是母亲、女儿、女工……平凡的她们劳碌了大半辈子，岁月遮掩了容颜。但在镜头前驻足、回眸，流淌而过的时光让带着岁月痕迹的美，绽放得更加优雅从容。生活中不缺少美，只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小雨摘自微信公众号「卡多利亚摄影」)



为你拍时尚大片

●小野杰西

一个幼时因贪玩而被伙伴叫成“小野”的孩子，长大后成了一名独立摄影师、形象设计师。他将一生劳作于乡村、暮年孤寂的爷爷接到身边，为了让爷爷了解自己的工作，他用自己的专长，拍摄出一个奇迹。接着，他又将镜头对准了贵州大山里的小精灵们。

有爱的镜头下，每种人生都可以是一部时尚大片。

（沫 沫摘自微信公众号「小野杰西」）





两个傻子的乡村

●李少威

我对过去的乡村生活从无任何浪漫化的想象，恰恰相反，我认为那时的中国乡村社会有最具丛林属性的一面，不值得去怀念。

从两个傻子的故事开始说吧。

第一个故事我之前隐约知道，最近才听到完整版。20世纪90年代初，南方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傻子。傻子长到十几岁，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他成了两个哥哥最明显的累赘。这个累赘必须甩脱，否则两个哥哥将长期陷溺于乡村社会的底层，很难翻身。他们曾把这个傻弟弟带到县城扔下，但连基本的语言能力都不具备的傻子居然自己摸

回了家。这说明遗弃的半径太短，于是，下一站是省城，离家300公里，而且那里的人都说不同的方言。这次，傻子在车水马龙的省城道路上被车撞死了。哥哥们看到了电视新闻，急吼吼地赶了过去，要求车主赔偿。由于在回答“他是怎么来到省城的”这个问题时露了馅，他们挨了一顿骂回了家。

这是一个比《盲井》更让人心寒的故事。《盲井》中的故事仍在继续发生，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停下来。

另一个傻子是我亲眼见过的，是在一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家所在的村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10岁左右，一群年龄相

仿的男孩，正在用棍子从屎坑里蘸屎，喂给他吃。他一边傻笑一边吃，每舔一下棍子，就会引起一阵哄笑。不一会儿，傻子的父亲怒吼着冲了出来，驱散了人群，一边用手擦去傻子嘴边的脏污，一边大骂。

我听说第一个傻子的故事时，想到了这个亲眼见到的场景。那两个哥哥必须摆脱傻弟弟的理由正在于此：在这样的丛林社会里，弱者不会被同情，只会被撕咬。

对于第一个傻子的两个哥哥而言，他们当时最要紧的事情是娶老婆。人们说到他们时，不会说是A君或B君，而会说“那个傻子的哥哥”，如果“那个傻子”的指向还不够明白，人们可能进一步解释说是“吃屎那个”。很难找到一个女孩，自愿成为“吃屎的那个傻子的嫂子”，世间更没有人愿意成为这样的岳父岳母。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傻子的生活有国家福利机构或民间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哥哥们只有有限的麻烦，事情的发展一定会有所不同。他们可以不用扔掉弟弟，而姑娘和姑娘的父母也会将他们纳入选择范围——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制约条件。这个假设并不遥远，它已是当今城市里的事实。

城市里逐步能做到，但在农村还需努力，因为乡村在社会建设领域一直被后置。傻子的故事只是复杂的乡村社会系统运行逻辑的一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发现，乡村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是丛林性质的，想要置身于一个我们直觉上认为更正义的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于是人们一拨又一拨地离开，依靠读书或外出打工，前者对现代社会环境有自觉的向往，后者则是在进入现代社会环境之后再被启蒙。他们的离开没有共同点，结果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不想再回到农村。

城市当然也是弱肉强食的，但它提供了更先进的处理规则和通道，而农村较难提供解决方案。中国乡村有自治传统，虽然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但乡村自治的状态依然还在。自治的背景之一，是在乡村环境下权力实施的成本过高，部分放弃实施反而是更优的选择。

然而，乡村自治想要达到“良治”太难，因为其所依赖的人文和道德条件太苛刻。伦

理教化、舆论环境的无形约束以及乡贤、长老的威信都必须保持在某种高度。一旦其中的某一项跌破了一个临界值，就会成为相当程度的丛林社会。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兄弟多”是最大的硬实力，因为它可以防止被欺负，甚至还可以欺负人。事实上，即便在宗法治理时代，“不治理”也是乡村治理的基本特点之一，管得了的事情就管，管不了的事情不管，不管或者管理失效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给上层建筑带来太大的压力，这是乡村躯体长时间带病生存的现实。

傻子的两个哥哥的行为，于法于理都应该受到惩罚，但在当时，他们甚至连舆论谴责都没有遭受，乡民们的意识里并不认为丢弃傻子弟弟的做法是越轨的。

这样的乡村人文环境，想

要修补，比摧毁重建还难。正好，改革开放开启的新一轮工业化，启动了对乡村的物理性摧毁。时代直接用把人吸进城市进行自然熏陶教育的方式，终结了对乡村社会生态进行原地改造的难题。它催生了“乡愁”，但重建了人的存在方式。

学者们已经用很多话语解释过，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村是处于被榨取的地位，体力资源、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莫不如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人们是自愿离开的，因为人有向往更高形态的文明的天性。

经过城市环境改造的人，将来还会回流乡村，这一回流进程事实上已经开始。只是，回去的人，换了一种角色，未来的乡村属于农业企业家，而企业家往往都携带着规则理性的基因。

（千 壶摘自《南风窗》2016年第24期，李小光图）



被拍摄者的表情

◎子 沫

一位摄影师提到被拍摄者的表情。他说他喜欢会动的表情。他认为意大利纺织工厂的男人们的面孔好看，因为工作这件事本身让他们充满活力。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他们没有自卑感、屈辱感，活得自在。下班去小酒馆，一口干掉一小杯葡萄酒，再投入后面的事。这种对每天的生活都很满足的人，表情总是不错。让“表情

不错”的不是相貌而是活力。年岁越长，越领悟到活力的重要性，没有活力，精气神就散了，人的面部不可能好看。

他谈到一个观点，谈到在“不良性”消失殆尽的社会，人们被约束得过头、控制得过头，过分文明化，男人就像被消除了肾上腺素的温驯羔羊，容易表情呆滞。这个观点挺有意思，活力是有多重含义的。

说到女人，他的观点是，女人不要成为彻底的母亲，不要忘记女人的本质，要有“媚”的表情才好看。无论喜欢的是人还是物，那份真心就可以令你绽放光芒，旁人就感觉得出来。还是应了那句话：“深爱生和气，和气生愉色，愉色生婉容。”

（六月的雨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专家姿态

● [日] 松下幸之助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拼命努力——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反复提及。在此，先说一件让我深感佩服的事吧。

美国有一家经济周刊叫《商业周刊》。早在七八年前，有一次他们提出想给我拍张照片登在杂志上，我同意了。我选了个自己刚好在东京的时间，让对方下午1点来我公司的展览室——当时公司位于东京车站的八重洲出口附近。

当天下午1点，我如约来到展览室时，那位外国摄影师已经等在那里了，身边还带了个日本助手。一问我才知道，他一个半小时前就已经到了，在那儿研究各种拍摄位置，细心地布置背景和道具。等我到达的时候，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我有点儿惊讶。预定的拍摄时间是一小时，需要刊登的照片只有一张，所以我以为，拍个两 three 张就算完事了。事实证明，我想得太简单了。

当他举起照相机开始按快门时，我被发生的

一切深深地震撼了。

短短的一个小时里，他拍了一百二三十张照片，黑白和彩色的都有。一小时拍这么多，仔细算下来，每张用时还不到30秒。而且，他不光是举着照相机按快门，在拍摄彩色照片时，他还会把背景换成黄色或白色等各种颜色，还不时提示我：“稍看侧面”“看这边”“说话”“笑一笑”……与此同时，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咔嚓、咔嚓”地按下快门，动作快得根本看不清楚他手指的动作。

他这么卖力，难道不累吗？虽然之前也有很多人给我拍过照片，但我从没试过一次拍这么多张，而且速度这么快，实在令人佩服。

拍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请他喝茶，算是慰劳他。其间，他跟我聊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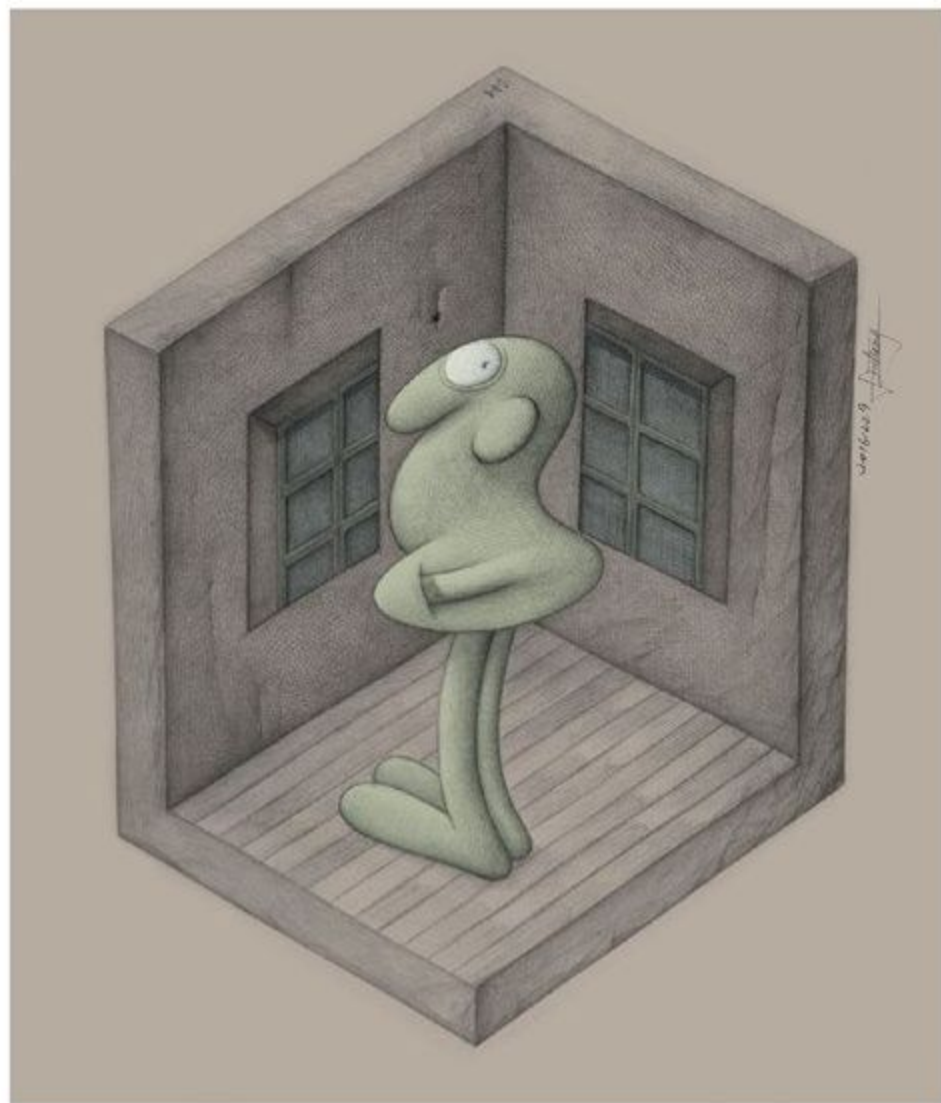
原来他并不是《商业周刊》的摄影记者，而是通讯社的摄影专家。通常他接到《时代周刊》《生活》等一流杂志社的委托后，就按对方的要求走访世界各地，拍摄好照片发送回去。

他若无其事地说，通讯社的特约摄影师要跑遍世界各地，几天前，他还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当时，有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

就在那一瞬间，他抱着照相机连滚带爬地躲进战壕里——完成这九死一生的工作后，他才来到日本。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专家了。专家可真了不起。而不这么拼命，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专家。无论哪个行业，要以专家自居的话，就必须如此吧？

你大概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摄影师为了准确无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预定的





我儿子欧文大约7岁的时候，爱上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东大街乐队，尤其爱乐队里那位魁梧的萨克斯演奏家克拉伦斯·克莱蒙斯。欧文决定要学着像克拉伦斯那样演奏萨克斯。我和老婆都为他的这种雄心壮志感到高兴又好玩。同样，我们也像一般家长那样满怀希望，希望自家孩子能有天分、成气候，甚至是个神童。我们送给欧文一支低音萨克斯作为圣诞礼物，还给他请了一位本地音乐家做老师。然后我们就祈求一切顺利，准备静候佳音。

7个月后，我对老婆建议说：如果欧文赞成的话，是时候终止他的萨克斯课程了。欧文果然同意，明显他也松了一口气——他不想主动提出终止上课，毕竟是他先提出来要买萨克斯的，但是7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他明白，虽然他很喜欢听克拉伦斯·克莱蒙斯潇洒的演奏，但他自己终究不是演奏



萨克斯的那块料——老天没赋予他这种特别的天分。

我看出这一点并非因为欧文停止了练习，而是因为他只在伯伊老师规定的时间练习演奏：每周四天，放学后练半个钟头，周末再练一个钟头。欧文掌握了音阶与读谱——他的记忆力没问题，肺活量够用，手眼也能协调——但我们从未听到他摆脱乐谱即兴吹出一曲新调子，让自己也喜出望外一次。并且一旦规定的练习时间结束，他就马上把萨克斯放回盒子，跟喇叭摆在一起，直到下一次上课或者是下一次练习时才拿出来。

在我看来，我儿子跟萨克斯真的是玩不到一处；他永远都是在练习、排练，没有真正的演出时段。这样不成。如果你不能乐在其中，就不能成器，还是趁早探索其他领域，也许还有更高的天赋有待发掘，收获的乐趣也会更多。

天赋问题使得练习这回事完全失去了意义。如果你发现在某件事上你天赋异禀，你就会主动去做（不管是什么事），直到你手指流血，眼睛都要从眼眶里掉出来为止。即便没有人听你演奏（或是读你写的东西、看你的表演），你每次的出手也都是一场炫技表演，因为你作为创作者会感到快乐，甚至是狂喜。这种说法适用于读书、写作，同样也适用于玩乐器、打球，或者跑马拉松。

如果你乐在其中，并且有这方面的天赋，那么我倡导的这种刻苦阅读和写作的模式——每天4到6个小时，天天如此——就不会显得太艰苦；事实上很可能你已经在这么做了。但是，如果你觉得需要某种许可，才可以这么畅快地读书、写作，我在此衷心赋予你这种权力，放手去做就好。✿

（月楼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作这回事》一书）

天赋让你乐在其中

● [美] 斯蒂芬·金 ◎ 张坤译

一个小时，竟提前一个半小时做好准备，然后专注而迅速地投入工作——这种拼劲，其实和他在战场上冒死拍摄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拼命的工作态度。如果没有这股拼劲，在美国是混不下去的。和日本相比，美国的人均生产量要高出

10倍，收入也高10倍——其原因一定就在这里。

我从这位摄影师身上，可谓获益良多。想要很好地完成工作，就必须让自己做好准备，努力工作并不仅仅是在正式工作时，前期的准备也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真

正地投入到工作中，才会让我们离专家这个目标级别越来越近。因此，年轻人，不要忽略准备时间，这是工作取胜的关键一环。✿

（步步清风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越勇敢越青春》一书，刘宏图）



有声有色有山河

● 邓康延

國語教科書 第一冊
小兒曳纜逆風走。
惶惶舟中人，生死在兒手。
纜倒曳兒，兒壓仆；
持纜愈力，纜糜肉。
兒肉附纜去，兒掌惟見骨。
掌見骨，兒莫哭！
兒掌有白骨，江心無白骨。

六十四

小學校高級用

四七 又一個盡職的孩子
前課說的那女孩子，某國人都很稱贊他，把他的故事宣傳得很廣。在前三十四年，我國也有同樣的一個孩子。只是以前的我國人，都不注意，豈不可惜！
那孩子是衡陽地方撐船人家的兒子，他的年紀剛十歲，他就練習撐船和拉練。
一天，他正拉了練在岸上走，忽然起了大風，把船吹向後面，孩子盡力的和風抵抗，拉住了纜，死也不放手。倘然他一放手，那船就立刻翻了。他雖然屢次被曳倒，仍屢次立起來，和風力相抗。纜纏入他的肉裏，流血不止，甚至於看見骨，他還是不放手。
後來風慢慢的息了，才得平安無事，但是那孩子兩隻手掌上的肉，大半沒有了。
當時著名的新學家譚嗣同，有一首兒纜船歌，就是詠嘆這一件事。因譚嗣同的一首歌，我們才知道有這個孩子。不然，到現在那個知道他呢。

四八 兒纜船

北風蓬蓬，大雷雷吼。

國語教科書 第一冊

六十三

小學校高級用

少年号

老课文《儿纜船》讲的是一个惨烈而壮美的故事，为这个故事写下一首诗的谭嗣同，是一位惨烈壮美的汉子。那个纜船儿和谭嗣同都有相似的定力，面对狂风恶浪和菜市口，他们没有躲避，留下了足以穿透铁灰历史帷幕的鲜血与白骨。

英雄知道要做什么，并且死死不松手。世间厄运和帝皇专制都怕以命相搏的勇气，交手的那一刻，双方都感受到了生命的凛冽与自由的伟岸。

谭氏友人梁启超用另一段话注解了“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今天在云南三江并流处，美国漂流教练文大川和其中国女友伟怡，既在呼吁停建锁喉

江河的多个大坝，又去教夏令营的孩子在河床漂流，与自然为伍。深圳第10届中国杯帆船大赛前夕，在全世界桅杆如林之隙，水手们正训练少年儿童泛舟海湾。没有落水的经历，彼岸是遥远的。不怕的孩子有勇，有勇的孩子无虞。海风猎猎，可以倾舟，可以鼓

帆。

不禁想到我们昔日的海军。1945年8月15日，陪都重庆抗战胜利游行。人们欢呼着看陆军、空军、游击队、民兵、医护队方阵走过，突然，在大队人马中，三四个身着褴褛海魂衫的汉子，打出四个字的横幅：中国海军。片刻沉默后，人们爆发出猛烈的掌声。八年里，从长江、珠江，到渤海、南海、东海，中国军舰打得几近覆没，最后的海军在船沉前拆卸舰炮，依然在江畔坚守一个军种最后的还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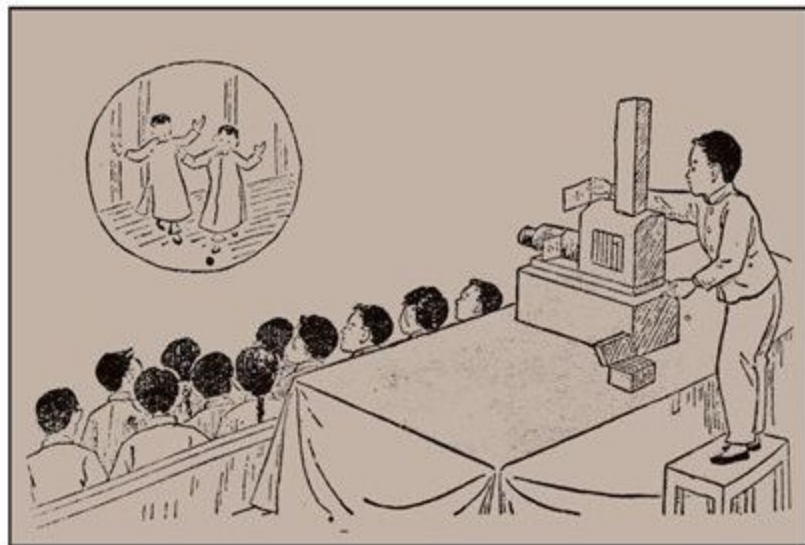
我一直渴望能够拍出这样一部海军纪录片，开头是那一幕游行，结尾在惊涛与枪炮厮杀的静处，缓缓叠映出一个秦朝的侠客，三杯酒仰天饮了，迎风高唱，衣袂飘飘，头也不回地走向寒风吹彻的易水。

大河在，中华在，道义在。那么，我们都在。

快板 $\text{♩} = 140$ 航海 Verdi 曲 吳研因詞

今日裏 別故鄉，橫波這太平洋。
肩膀上 責任重，手掌裏 事業長。
我熱血 如潮漲，我心地 比朝陽。
要衝破 萬里浪，謀幸福 為國光。
先唱高唱 前進，國旗隨風 飄揚。
回頭祝我 中華，萬歲無疆。

三之二十八



影子解谜

民国时各类小学国文课本里常有一课，叙述影子，那是儿童自小疑惧的幻影，好似时下的网络潮流青年，一言不合就求心理阴影面积。

光背着影子，一刻不歇，直至暮色四合，光影入夜。最深处的黑，是曾经光亮又失却了光亮。

蹲下身看着孩子的眼睛对话的先生，发现每一代的童年记忆中，总有太阳下、月亮下、油灯下、篝火旁的黑影，影影绰绰、长长短短、明明灭灭、虚虚实实，所以他们编写了解惑的课文与歌曲，灌输常识与科学知识。

有光有影，就有了皮影，就有了电影，而更早的先民仰天一望，还有吴刚、嫦娥。于是，日落月升，好像大地睡觉；剪影逆光，约等于暗夜思念。比如梅兰芳与孟小冬两情相悦时，乾旦坤生，日月相拥。他们曾有一张照片，梅兰芳在墙上做了

一个手影，孟小冬题字：“你在那里做什么啊？”旁边梅兰芳写道：“我在这里做鹅影呢。”

形容光阴荏苒，常说“白云苍狗”。中国古诗里的光影，拉长了上千年的诗意。李白有醉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东坡有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张先索性自称张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柔柳摇摇，坠轻絮无

影”。光影，投射着光阴。

我曾为中国电影百花奖大典写过一首主题歌《暗夜一束光》，表达电影，也表达生命晦暗中的明亮：“露天广场汇聚起四面八方的向往，好像白帆悬挂在沧海上。埋伏一百年的暗夜突然一束光，卑微的人发现远方，每个人命运的蒙太奇，藏着一束光。黑暗的地方可以最亮，最亮的地方看见天堂。”

光与影，是性情大异的敌手，又是袍泽情深的手足。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无与伦比。

蹻 辨

明月在天。兒行廊下。若有人蹻其後。大懼。奔告其姊。姊曰。此汝身之影也。汝立燈前。行日下。皆有影。豈忘之耶。兒乃悟。

第四十三課 人影

黑朋友

我有一个黑朋友，不離我的左右。
坐的時候 陪我坐，走的時候 跟我走。
有時上前 有時落後，有時肥胖 有時瘦。
身體高時 一大多，矮時不滿 九寸九。
奇形怪狀 生得醜，打他罵他 不開口。



禁毁与底线

●冯磊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本书一旦问世，就如同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命运。

被禁毁还是被推崇，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似乎都是一种宿命。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讲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书本不畅销，可一旦被俞平伯、林语堂等人发掘出来，便成为名著。

与《浮生六记》相比，《水浒传》的命运要曲折得多。施耐庵写作《水浒传》，原定一百回（也有版本为一百二十回，或其他）。除了诸英雄聚义造反，还有被朝廷招安和征讨方腊的情节。这种安排，据说暗合了数千年来的社会现实——逼上梁山是官逼民反，被招安是反贪官

不反皇帝，被皇帝利用去征讨同属异类的方腊则是尽忠。这样的安排，显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性”。如果没有这个“光明的尾巴”，此书恐怕连问世都难。

以上是关于《水浒传》版本的一些看法，未必都正确。

当年《水浒传》热销，并未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注意。明朝立国后，国势相对平稳，虽谈不上蒸蒸日上，却也足以守成。所以，这本书先后被翻刻31次，均未遭遇大规模禁毁。原因在于，统治者比较自信。

明末，有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天下随即大乱。当此之时，朝廷对《水浒传》有了特别的忌惮之心。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刑科左给事中左懋第上书，请求朝廷下令焚毁《水浒传》，皇帝准其所奏。

时局变易，“造反报国”的故事不能接着讲下去了，即使想要“曲线救国”，接受招安的情节也是不被允许的了。

被禁之后，《水浒传》又遭遇了金圣叹的“腰斩”。原本一百回的小说，到了他手里只剩下了七十回。金圣叹自作主张，只保留造反的故事而删除接受招安的结局。在金圣叹看来，这个故事的前七十回更有趣，特色更为鲜明。为了张扬这种鲜明的反抗底色，他把梁山诸好汉匍匐在地的那部分给删除了。

从故事的叙事上来讲，金圣叹的做法是高明的。被“腰斩”之前，《水浒传》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都在讨论“宋江等人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被“腰斩”之后，这本书就变成了典型的武侠小说，如何造反，用什么手段笼络人心、拉人下水，如何聚集力量，就成了故事的核心。这样，小说的可读性就大大增强了。但这样一改，原本的“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变成了纯粹的“造反有理”，其结局自然不妙。所以，《水浒传》在清朝依然屡遭禁毁。

在禁书这件事上，其实是有一个底线问题存在的。对底线有所了解之后，书生们就掌握了游戏的底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禁毁书籍，不仅古代中国有，国外也有。关于西方人的禁书，黄裳写过一段文字。他



下午访问八重洲书店。这是一家创办于1918年的老店，有3300平方米，是日本最大的书店。董事长河相说：“我就是办一家什么书都能买到的书店。”

这家书店有一个特点，没有库房。河相说，书就是要卖，所以他以店代库。所有的书都放在店里，窗台上、脚下、楼梯的扶手上全是书，任人随意取拿，就是丢几本也无碍。

那天晚上，书店主人请我们在豪华的“椿山庄”饭店吃饭，饭后顺便一游。饭店后面有一条河，还有瀑布、竹林，风景之雅有如中国的雁荡山之夜。真没想到，在大都市东京居然有如此雅静之地。

翠竹摇曳，草木葱葱，石壁上流着潺潺的水，一束灯光斜打上去，映出粼粼的波。我突然又想到白天徜徉的那个书香世界，我一下子悟到，其实人的生活有两个层次：先求生存，再求享受；先求物质，再



生活的层次

◎梁衡

求精神。

就拿这一晚来说，说是吃饭，其实主客都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所以吃饭时灯光并不以明亮为美，而是比较暗淡，要的就是一个情调。人们爱月光，就是典型的不以明亮为美。这样的时光给人的不仅是亮度，还有情绪、意境。舞台是人生的缩影，于是有专门的舞美、灯光来体现多彩的人

生。

生活中饮食也不只为求饱，还为求味。大大小小的宴会、街头小吃，早已成为交际的道具，成了风情、民俗的展示，至于酒，更与饥渴没有关系了。住房也不只为遮风避雨，还要求舒适。宾馆分不同星级，还装上壁纸、吊灯，地面有大理石、花岗岩、全木等材料可选，这早与遮风避雨无关了。穿衣也不只为求暖，还求美，现在城里早已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服装成了人体美和精神美的延伸。衣服的色、形与暖已关系较远，有时甚至宁求其反，要风度不要温度，为了美而不惜挨冻。

对人来说，生存确实是一条起码的分界线。人们从这条分界线出发，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在精神世界里分出不同的人生色彩。

（田剑平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万水千山行遍》一书，金大鹏图）

说：“还曾有人做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里，就明确限定了可以讨论的范围。逾越了这个界限，就是有伤风化的和必须禁止的。

颁布禁令的人自己内心也清楚：禁令能否得到有效执行，主要还在于是否具备可操作性。而为了让禁令具备可操作性，有时候也必须做一点妥协。比如说，一个故事不能反皇帝，但可以反贪官。再比如说，无论内心多么坚定的道德家，都知道欲望是无法根除的，但是，围绕尾巴骨画一个圆圈，把“下半身”圈出来，一切就纯洁多了。

这种妥协的存在，容易让人看穿始作俑者背后的算计。

清末，“辫帅”张勋在江防大营搜捕革命党人。凡是剪掉辫子的年轻人被抓住以后都要砍头，一时人心惶惶，气氛极为恐怖。

当时，有手下人问张勋：“和尚杀不？”

张勋说：“年轻的杀。”

手下人又问：“尼姑杀不？”

张勋说：“漂亮的不杀。”

看似简单的问答，暴露出“辫帅”的独特口味：原来，大帅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元夕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44期，邝飏图）



说起“吃”来，我们中国人是自认天下第一的，我们有八大菜系，有各种各样的神奇做菜技巧，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从2012年以来，在大江南北兴起了一股吃日本料理的风气。国内的中产阶级出入日本料理店的次数明显增多，而在北京和上海，仅在2013年一年，就增加了1300家日本料理店。这就很尴尬了，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美食大国，却被简单的日本料理“入侵”了？

再看看在国际上的认知程度。中餐虽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但是在高档餐馆中，中餐的数量比日本料理少的不是一星半点。早几年的时候，在《米其林美食指南》上推荐的店铺中，甚至没有一家中国大陆的店铺，近两年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才陆续有餐厅入选。而日本菜就不一样了，在欧美各国，日本菜是高档的代名词，《米其林美食指南》上的日本料理更是多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菜在这一点上比不上日本料理呢？

先说为啥在国外受欢迎。首先，一个国家

的菜系能否驰名于海外，这不仅仅和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影响力有关，首先得看第一批把日本菜带出去的是什么人，第一批日本餐馆在国外获得了什么印象。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来看，日本人偏向于保守，必定是经济实力到了一定程度才会出国。所以第一批在国外生根落户的日本料理餐馆服务的对象是中高端日侨群体，其料理的品质自然不会太差，这第一印象之下，以后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了。

中华料理却不同，我们第一批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大都是华工，要么就是后来的偷渡客，这两类人群可说是社会的底层阶级，他们把中国菜带到国外，会带过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吗？恐怕带过去的大部分都是浓油赤酱、实惠又好吃的东西，再加上又融合了当地的口味，并不地道。所以“李鸿章杂烩”这道菜能够成为美国中餐馆的招牌菜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其实这道菜的原料构成和烹调方法都和高端的中餐相去甚远。

中餐与日本料理

●书剑为酒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句李鸿章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的台词：“菊花与刀，贵国双宝。”诚然，这是日本民族的两大象征，但殊不知，日本文化是发展自中国古典文化，比如茶道传到了日本被发扬光大，唐刀到了日本发展成为剑道。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情实在太过细致，他们追求完美，简直像是37万多平方千米土地上生活着一亿多个处女座。任何日本人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都会发展成一种文化，日本的传统宗教神道教认为万物有灵，日本料理中也有类似于道的东西存在。

我们今天经常能在杂志上和各类文艺类公众号文章里看到日本料理各式各样的封神之人，不管是寿司之神，还是天妇罗大师，都体现了日本料理的仪式感和文化意味。日本厨师也非常乐于一生钻研一样东西，做料理就是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他们的证道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古语说“民以食为天”，但是食终究也只是食物，不够高端。孟子早就说了：“君子远庖厨。”还有古语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又为啥“读书高”呢？那是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一个人只要好好读书，就啥都有了，就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自然就有大群的厨子伺候着。我们崇敬的从来都是物化十分严重和能够得到切实利益的东西，即使在现代，成为一个优秀的厨师或者一个杰出的工匠也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且中国的厨师多了，谁见过哪一位厨师被封为神？文言里他们是“炙者”，陕西方言里他们是“勺勺客”，淮海话里他们是“老师”（“师”读音接近“丝”，带儿化音），这些都不能和“神”相提并论吧？

在中国被念叨了几十年的一句口号是“顾客是上帝”，但是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上帝可是外来户，我不伺候外来户行不行？在中国，不管多么高级的服务场所，总会有服务人员和顾客产生摩擦的情形，而在日本料理店尤其是高档日本料理店，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见惯了日本人的谨小慎微，见过几个日本人大呼小叫？日本料理店无论有多大的名

声，陈设也都十分简单，厨师就那么几个人，而且大部分还都在你视线可及的地方，亲手操持着马上就要接触你味蕾的料理。

并且这些厨师都有把料理做得精致到极致的本事，即使是最常见的食材，也可调配出细腻的味道。而在日本料理店中，也少见中国餐馆的火爆和热闹，你体验到的大多是安静，这是尊重食物的态度。日本人有本事让食客们最大限度地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不管原料是最珍贵的食材，还是只是一种平常的蔬菜，当你能够专注地体会食物之美，就能从最简单的食物中获取最多。

在具体的服务上，日本人更是体贴入微。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来说，在日本的京都有一家怀石料理非常有名，被称为京料理。京料理不会让客人去点菜，而是根据食客选择的套餐价，为食客一道一道地奉献精心准备的菜肴。大厨会根据季节变化选择季节性的食品和装饰品，让食客可以在舌尖感受四季的变幻。高档的日本料理店都必然有私房菜单服务，店家会根据你的预算和喜欢的菜色及口味习惯来设计专属于你个人的料理菜单，这就是从宾至如归到顶级服务了。

还有一个日本料理能够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日本料理甭管是什么简单的食材，都能处理成非常精致的样子，并且在这精致之下，没有太多人工打磨的迹象。不像中餐需要有太多繁复的工艺和调味品，日本料理在极简主义中归于清淡，但又绝不平淡，平白地又多了些禅意。以人们的口味来说，让你吃顿东坡肉可以，你觉得口味醇厚，实在好吃，但要是一天三顿地吃呢？比如喝酒，次序也应当是中国菜先上，南北大菜，煎炸烹炒，但是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到酒酣胸袒之时，就该上日本料理了。已经被油腻的食物给了足够刺激的味蕾需要清淡的东西了。

日本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奇甚至惊诧的民族，他们在任何你想不到的领域都有可能取得突破，而中国菜之于日本料理的优劣，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

（龙 华摘自微信公众号“世界华人周刊”，辛 刚图）



艺术的来源是消遣

◎刘震云

德国德累斯顿的地标性建筑，是位于易北河畔的圣母大教堂。德累斯顿最大的博物馆是奥古斯特二世建成的茨温格尔宫。教堂也好，皇宫也好，皆是巴洛克式建筑，墙壁、塔身，已被岁月烟熏火燎成黑色，似有千百年的历史。但同行的德国朋友告诉我，皆是假的：1945年，盟军的大轰炸几乎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这些建筑皆是战后重修的。

茨温格尔宫拥有许多珍贵

的藏品，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拉斐尔的画、鲁本斯的画。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圣母、圣子，皆望着远方，心事重重，神情忧伤，虽不同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悲怆，或《最后的晚餐》般的诡异，却也让人或更让人怦然心动。但解说员马上说，这画本也不属于他们，是前些年从拍卖会上买来，专门作为镇馆之用的。如此庄严的意境，突然和“拍

卖会”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之外，也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

这位解说员是位中年女性，也算快人快语。她接着把我们领到一幅鲁本斯的画前，这幅画画的是赫拉克勒斯。但他不是平日的英雄模样，而是喝醉了，旁边虽有人搀扶，却仍步履蹒跚，嘴里嘟囔着什么。酒精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或一个人想借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这是千百年来常态。我正为这幅画感动时，解说员大姐马上又说，这幅画画好后，卖给了当时的一位贵族。这位贵族喜欢动物超过喜欢人，不管这人是常人还是英雄。他对鲁本斯说，要想让他买这幅画，得再给他往画上加12只小动物。鲁本斯为了卖掉这幅画，马上说：“行。”于是，鲁本斯在这画的犄角旮旯处，又加了12只动物。如果解说员大姐不说，我还发现不了这些生灵；一待发现，此画马上显得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

大姐又指着对面的一幅画说，这是刚说的那幅画的翻版，同样是鲁本斯画的。据说另一位贵族看到那幅画，喜欢，又找鲁本斯来画；但他不喜欢小动物，只喜欢上边的人，于是这些小动物便不见了。这位贵族还不喜欢赫拉克勒斯裸体上遮挡的白纱，想换成红纱，于是鲁本斯真把那白



《西斯廷圣母》 [意] 拉斐尔



人活到一定岁数，就不敢轻易臧否他人了。不敢，不是要四平八稳地做老好人，也不是想世故成一只老妖精。只是因为活到最后明白了，轻易说人好坏，于人于己，都显得那么轻率。

资历越深，不是资格越老，而是资格越少。因为曾经笑话过他人的，在自己身上业已发生；曾经责难过别人的，也已被别人责难。从众多是非中风一程雨一程走过来，

饶舌的资本

◎平原马

自会懂得被人说是非的凶险和寒凉。

将心比心，于是，自己没了饶舌的资本。

人只有在看清自己之后，才能在别人那里平静下来。年轻的时候嘴上不把门，爱论人短长；上了年

岁，就会多些谨慎，少些武断。这是理性对人性的胜利，也是年老对年轻的诚恳道歉。

一个人老了还不着调，一定会表现在说话不靠谱上。老了，若不持重，就会失之轻浮。其实，做到持重也很简单，不说或者少说，就是优雅，就是得体，就是岁月赠予的成熟。

（史志鹏摘自《牡丹晚报》2016年11月24日）

纱画成了红纱。

大姐又带我们走到一幅不知名画家的画作前，说这幅画本来是画一位年轻女人和一个孩子，待年轻女人画出后，一

位贵族看这女子长得漂亮，便说，别画孩子了，画我，让她坐在我腿上。于是女子便坐在了这位贵族腿上。但从画上看，这位贵族长得实在太难看

了，神似武大郎，这便应了中国一句老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本来他们身侧的另半面画布上，还画着日常的生活场景，有当时的桌椅板凳和盘子、碗。另一位贵族看到这幅画，也喜欢，但他喜欢的不是人，而是另一侧的盘子和碗。于是他便对第一个贵族说，你喜欢人，我喜欢盘子和碗，干脆，各出一半钱，一分为二。于是一刀下去，一幅画成了两幅画。只有画人的半边饱经岁月沧桑留了下来，女子一直坐在丑男人腿上，而另一半画盘子和碗的画则不知哪里去了。

大姐一口气讲完，回头看着我，我有些惶恐。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式的哲言：“艺术，就是这样，来源于消遣；是时间，把它们变严肃了。”

我半天不敢接话。

出了茨温格尔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深以为然。

（去日留痕摘自微信公众号“当代”）



《醉酒的赫拉克勒斯》 [德] 鲁本斯



安托万·莱里斯

最弱小的反恐英雄 ●黄昉 莼

安托万·莱里斯被人们称为“反恐英雄”，但到现在他也说不准自己是否赢了这场战役。

在2015年巴黎那个响彻枪声的周五晚上，安托万·莱里斯第一次和恐怖分子相遇，并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该对那些用突击步枪杀死妻子的人说些什么呢？静默了三天后，他拨开眼前晃悠悠的午餐、尿不湿和家居服，一句话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你们休想得到我的恨。”

打开电脑，这位34岁的法国记者很快就把文字敲进了脸书账号，得到了来自全世界超过20万次的阅读量，这让他被视为“反恐英雄”。如今，妻子遇难一年后，当安托万带着他的新书《你们休想得到我的恨》重回人们的视线时，人们才发现，“反恐英

雄”的背后，同样是不尽的脆弱与哀伤。

2015年11月13日，那个让安托万命运改变的周五之夜，手持突击步枪、携带自杀式炸弹的恐怖袭击者出现在巴黎的酒肆、饭馆、街道以及巴塔克兰剧院，用自动步枪对着人群扫射。

这是法国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来自26个国家的190多人遇难，至今仍有600名经历了这次恐怖袭击的受害人在接受心理治疗。当时，安托万的妻子伊莲正和朋友在巴塔克兰剧院观看一场重金属摇滚音乐会。

“周五晚上，我生命中一位特殊的女性被你们夺走了生命，她是我生命中的挚爱，是我儿子的母亲。但你们不会得到我的仇恨。”一年前，安托万在脸书账号上写道：“就剩

我们俩了，儿子和我，但我们会比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顽强。我不会把一丝一毫的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

可是到了现在，发誓像士兵一样坚强的安托万甚至没有办法看自己写过的文字。新书校对的时候，出版社派了个编辑过去，在他面前大声朗读书稿，以求挑出错别字。“我不能去理解这些文字，我只能像听音乐一样听着，顺着编辑的声音去纠错。”他说。

他试着去理解那些被仇恨所驱使的杀手——并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去理解他们滥杀无辜的动机。但他觉得这对自己来说太难了。

“那句名言说，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全是胡扯，”安托万笑着说，“我没有变强大，我比从前更脆弱。”

他的反恐宣言走红之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都向他致以问候。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上都有人邀请他去度假，他收到过袜子、帽子、做给他儿子梅尔维尔的爱心羹汤等礼物，他甚至还收到一张空白支票。可他说，在那些充满同情的眼神中走过时，他感到“自己成了伊莲的鬼魂”。

有那么一阵儿，这世上唯一一个对他的笑容还报以微笑的人，就是只有17个月大，刚学会叫“爸爸、妈妈、奶奶”的儿子梅尔维尔。

在一年前的宣言中，他说要照顾梅尔维尔。“他午睡刚醒，他会吃点儿点心，我们会在一起玩耍，就跟从前的每一天一样。这个小男孩会永远开



心自由地生活着，他的幸福与自由就是对你们最大的蔑视。因为，你们同样没法让他生活在仇恨中。”

可是在给儿子读睡前童话时，他会想起，从前妻子伊莲总是跳过故事里最恐怖的那几页，不让儿子知道七星瓢虫会被巫婆施以咒语。在真实的生活里，他的儿子却无法直接跳过那些恐怖的日子。

一年之后，安托万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承认，当得知妻子遇难的消息时，他本能地恨所有恐怖分子，恨不能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抹去。但随即他问自己：“这样好吗？我真的愿意让仇恨占据生活的所有方面吗？”

“毫无疑问，找一个仇恨对象，能让自己更容易地逃避痛苦。”在书中，恐怖袭击发生后第三天，即将看到妻子的遗体时，安托万写下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一直去想着他，就不用再思考自己的生活；你恨他，这样你就不用再去想生活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你为他的死亡而欢喜，这样就不用再对那些还活着的人露出微笑。”

他最终决定：“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生活继续下去。”

妻子伊莲遇难时，儿子梅尔维尔还不会说话。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对母亲缺席的生活表现出了烦躁。安托万不知道，儿子能否理解发生了什么。

为了向儿子解释，他用手机播放起了妻子平时常听的音乐，然后尽自己所能地告诉他：“妈妈没有办法再回家

了。”他絮絮叨叨地一句接一句说：“她出了严重的事情，但那不是她的错，她一定很想和你待在一起，只是她做不到了……”最后，儿子哭了，哭得“就像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哭泣”。

安托万背起儿子，带着他吃饭、洗澡、上幼儿园。他学着给儿子剪指甲，带着他去伊莲的墓地看望妈妈。他们搬了新家。

现在，当被人问起时，安托万会对人说：“我们很好，我们俩在一起很好。”

他不想用更多的生活细节去满足别人的好奇心。这一年来，他尽量避免跟人谈论到妻子遇难这件事，也没参加过任何受害者的互助组织。

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把那篇《你们休想得到我的仇恨》发在脸书网站上，“也许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当你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当你陷入阴影，你必须给自己找一点光亮，这是一种本能。”

巴黎恐怖袭击一周年纪念日那天，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回到了巴塔克兰剧场，喇叭里一个接一个地念出包括伊莲在内的被杀害的190多位死者的姓名。

活动现场有市民说，巴黎人的心中比从前有了更多恐惧——有的人听到放烟花的声音，都会吓得赶紧找地方藏起来。

也有人告诉记者，恐怖袭击发生一年后，他在妻子遇难的地方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生

意。这是他对恐怖袭击者的回应：“我不会因为你朝我们开枪、夺走我珍爱的人，就变得跟你们一样又蠢又充满仇恨，甚至失去爱别人的能力。”

最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法跟别人聊妻子的安托万，终于硬着头皮参加了一部法国纪录片的拍摄。他说，他不是什么超级英雄，而是巴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父亲，正专注于把孩子抚养长大。

“我们当然可以跳过那最恐怖的几页，但是去阅读它，也同样重要。”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这样说。

他让自己的书终结在了妻子遇难后的第12天。那一天，安托万带着孩子去了伊莲的墓地。离开的时候，他童心大发地去踩水洼，梅尔维尔笑得开心极了。

（孙光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30日）

也罢

●瘦茶

《续茶经》引《玉堂丛语》记：“愧斋陈公，性宽坦，在翰林时，夫人尝试之。会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罢。’又呼曰：‘干茶。’夫人曰：‘未买。’公曰：‘也罢。’客为捧腹，时因号‘陈也罢’。”

世人多烦恼，怕就是因个个都不肯“也罢”。

（刘振摘自《今晚报》2016年11月24日）

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

◎李 健

我出生、成长在哈尔滨，我的父母都来自人口众多的家庭，所以他们结合之后组成的家庭就更加庞大了。我记得一次我的太奶奶过生日，我数了数，竟然来了120多位亲属，而这仅仅是来自我父亲的这一支。

父亲是名京剧演员，小的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上班，他们排戏的时候，我就在京剧团的院子里四处闲逛。

父亲是我见过的最老实善良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完全无公害。记忆里，关于他最初的印象是在一个初冬季节，我猜当时我也就三岁左右。我记得我站在床上，父亲边给我穿棉裤，边说：“下雪了，冬天来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对雪的记忆。

几年后的一个寒冬，我常常在夜半醒来，发现父亲在写东西，有时还捂着胸口。我感到很奇怪。原来单位给许多演员都涨了工资，却没有给父亲涨，据说是一个给领导送了礼的人占了本属于父亲的名额，父亲在给上级部门写信投诉。由于心情不好，他的胃病犯了。我想，父亲在乎的不仅仅是几级工资，还有一个演员对于职称的认可和艺术的尊重。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忧郁，我至今还能记得他的表情。

这件事结果怎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他的忧郁何时消散的我

也忘记了。普通人的家庭就像漂浮在海上的小船，随时到来的风雨都可能让它摇摇晃晃，而对于我来讲，更多感受到的是小船里的温馨。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有一次父亲要随单位去俄罗斯演出，那天母亲让我去火车站送父亲，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平时父亲的话不多，也从来不麻烦我为他做任何事情，以前他出差时都是自己去车站，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想在同事面前小小地炫耀一下他的儿子。

记忆中，父亲在我面前只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有一年从北京放假回家时，我跟父亲说我给爷爷带了一件礼物，他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是他得了癌症之后，要做手术，我和姐姐凑齐了钱去缴费时，他感动得哭了，他说孩子们懂事了，给孩子们添麻烦了。这让本已焦虑的我心如刀割。

我把当时仅有的几万块钱全拿出来了，那时我意识到，有些时候钱是多么重要。随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送他回哈尔滨。火车上，他已经很虚弱了，每次去洗手间都要我搀扶或者背着他。有一宿我没怎么睡觉，记得当我背着他时，他说了句“原谅爸爸”。那一瞬间，我强忍住了泪水。他太客气了，竟然对自己从小背到大的儿子客气，而我只是背了他几次而已。





◎龙应台



看见每一个瞬间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约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

阶，上百级的宽阔石阶十分气派，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艳紫，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在朦胧的夜色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投射在一面工地的白墙上，跟树木婆婆的影子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

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在摄影方面，我是个幼儿园的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而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双眼的旁白、心的注解。于是我把相机放进随身带的背包里，随时取出，做“看此花时”的心的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感，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若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目送》一书，林玉君图）

父亲的后背曾是最熟悉的地方，是童年的我常常在此酣睡的温暖天堂。我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我知道那是我熟悉的表情，我深知这句简单的话里的含义，有内疚、有感激、有牵挂，更有不舍……当时我的歌唱事业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他一直担心我的生活。多年以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个场景，想起这句话，常常不能释怀，就像落笔的此刻，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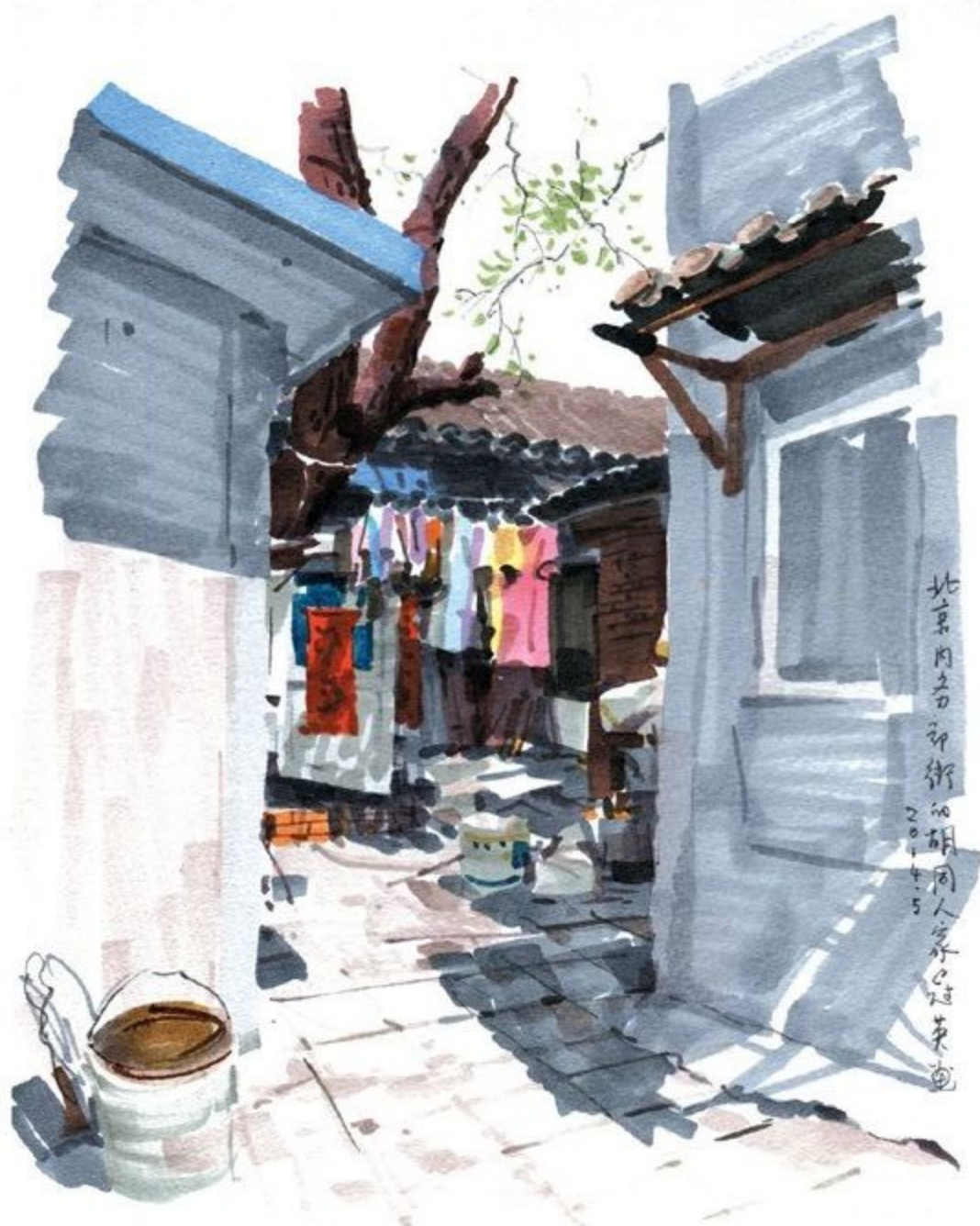
我曾经写过一首歌叫《父亲》，里面写道：“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去年我重新录制了这首歌，在最后加了一句：“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我为你骄傲，当谈起你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是为他感到骄傲的，因为

他对生活的隐忍和对家庭的忠诚。

现在，每当我取得什么成绩时，母亲在高兴之余常常会说：“要是你爸还活着该有多好。”前些天，她看了我的电视节目，当我唱完一首歌，她一个人对着电视机激动得鼓起了掌，还连声喊道：“好好好！”她把这些都当作有趣的事情告诉了我，听完后我也乐了，可随后心里却涌出一丝悲凉。要是父亲还活着该有多好，那鼓掌的就不是母亲一个人了，他们俩一定会热烈地讨论，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谈话的内容。

只是，我想象不出父亲如果活到现在，他的面容会是什么样，在我的记忆里，他最后定格的样子远远年轻于现在的母亲。

（轻弦摘自《今天·成长》2016年第11期）

北京内城胡同的胡同人家生活过素描
2014.5

“家”的样子

●〔日〕青山周平

◎徐 蓓整理

我是来自日本的建筑师，平时住在北京。我想跟大家谈谈我对家的理解。

家应该是家庭的容器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很多在北京、上海工作的年轻人春节

的时候回老家，可能父母的家还在，但那已经不是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了，他们搬到了新的住宅楼里。而我现在回日本的老家，父母住的房子还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我小时候学习用的桌子、睡的床都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是一个缺少家的概念的群体，包括他们自己在城市里的家也一样。他们可能租一个比较小的房子，从早到晚一直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家庭一直在变化，家也一直在变化，中国和日本都一样。过去我们是大家庭在一起生活，但这个情况慢慢变了，变成以小家庭为主的模式。最近情况又有了变化，现在在北京、上海、东京这些大城市，出现了一个人生活的家庭状态。

古人的房子前面有水，后面有山，院子中间还有天井，跟大自然联系紧密。那是与自然开放、对别人开放的房子。而现在，我们的房子慢慢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私密的盒子。

我认为，家跟房子不一样，房子可能就是物理的空间，可能就是我们的财产，但家不仅仅是这些，家应该是家庭的容器。

胡同周边都是家的延伸

我在中国待了11年，其中有7年一直住在北京的胡同里。我对家的理解，对家的概念的思考，都是从我在胡同里的生活体验中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住的地方在北京老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房子很小，大概只有40平方米。我家对面住着一对年轻夫妇，我们中间隔着一个院子。

从我家走路两三分钟，可以到一个菜市场。对我来讲，



这个菜市场就是我家冰箱的一部分。我家的厨房很小，但是我需要做饭的时候走几分钟就可以买回新鲜的菜。

这样的生活方式跟美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很不一样。美国人可能开车 20 分钟去一个很大的超市，买两个星期的菜回来，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进一个很大的冰箱。所以美国人的厨房和冰箱都很大。但是如果走几分钟路就能买到新鲜的菜，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冰箱，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厨房。

同样的，我家的客厅也很小。有朋友来的话，我们就去附近的餐馆吃饭。

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去胡同口的一家咖啡馆，那里就是我的书房。

就这样，我家没有书房，没有健身房，厨房很小，客厅很小，但是胡同周边都是我的生活范围，都是我家的一部分，是我家的延伸。

我在胡同里经常看到有人光着膀子走进走出。刚到北京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穿上衣，但是后来我越来越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公共空间，他们觉得这是家的一部分，是他们家的客厅——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穿得正正经经的呢？

因此我认为家应该是开放的，家应该跟城市融合在一起。城市可以引入家里，家可以延伸到城市中。

我们的居住能否更轻松简单

最近，我和中国的一些建

筑师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家、中国未来的生活方式，我的主题是“年轻人的共享社区”。

在日本，共享社区越来越多。比如一所房子里，上面是公共客厅、餐厅和厨房，下面那一个个白色的“盒子”，就是每个人的房间。这些房间非常小，基本上就是一张床、一个衣柜，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洗手间，没有淋浴，没有厨房——这些都是公用的。这样的共享社区是专为年轻人建造的。

其实这种共享社区的模式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不久前，我在上海参观了一个项目，这些房子的模式和日本的稍有不同，房间虽然也很小，但有卫生间和淋浴，只是没有厨房。楼上是个人居住的房间，楼下是大家一起吃饭、工作、看电影的地方。

所以，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共享社区、共享生活方式。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可能已经不需要买车，因为有各种打车软件；可能不需要做饭，因为有各种叫外卖的 App。音乐也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我们居住的房子能不能跟交通一样，跟吃饭、听音乐一样，更轻松、更轻松、更简单呢？

这就是空间的力量

我认为北京的胡同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半公共家居空间，所以，我设计的未来的房

子就是参照了胡同的生活方式。

具体来讲，房子由很多个“盒子”组成。一个“盒子”里可以放下一张床，周围放一些杂物柜、书柜、衣柜，怎样组合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这个“盒子”你可以租一个，也可以租两个、三个。你可以住在一个“盒子”里，将其他两个用于办公。

中间的“盒子”是卫生间、厨房和淋浴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盒子”是电梯。

“盒子”是可以移动的，能根据需要变换场景。比如，移动几个“盒子”，就能空出一个大的广场，可以跑步、开会等。

总的来说，我的生活空间、我的时间、我的物品都可以在这个共享社区中被共享。

如果你对我设计的未来的房子心存怀疑，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在胡同里的家。

因为我的房间是朝南的，所以很多邻居把他们的东西放在我的窗台上晒太阳，比如衣服、玩具、植物，等等。

我的邻居有两个孩子，如果我在家，他们可以随便走进我的房子，玩一会儿就回去了，因为他们觉得我家也是他们的家。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公寓里，你会允许别人家的孩子随便进入你的房间吗？

我觉得这就是设计的力量，这就是空间的力量。 🌿

（萧萧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11月18日，吴冠英图）



车厢内的冷漠

●刘润生

我出门都会带一两本书，坐地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这样无论多远，感觉都是一眨眼就到目的地了。五六年前，我在广州的地铁上看书，旁边的人经常会自然大方地把头转向我这边，看看我在看什么书，甚至有人看到精彩的段落，还会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后来我到了东京，每次搭地铁依然是拿出一本书看起来。不一样的是，东京的地铁里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你在看书。大家都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人说话。如果有电话来了，哪怕不得不接，也会听到乘客匆匆忙忙掏出手机说一声：“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地铁上。”然后就挂了，彼此心知肚明。

我早就了解到，日本人无论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地铁里，

都遵守一种隐性的规则，他们一般不会看其他人，更不会直视他人的眼睛，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做出某个行为而特意去注视他，以免让对方尴尬。每个乘客都像拥有一个与他人互不干涉的世界。

天生爱安静的我第一次找到了梦想中适合看书的列车，内心的喜悦不时溢于言表。这里似乎没有谁意识到我的存在，我顿时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

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开始感受到这种安静背后隐藏的冷漠。

安静是好现象，但要看具体情境。如果有急事，连小三通个电话都被无形的民意所否决，就显得有点不人道了。如果车厢内有危险的嫌疑人，却被视而不见，这种安静就如死

水般缺乏生气了。

2015年6月30日，新干线列车上发生了一起自焚事件。一位71岁的男性在新干线列车的一节车厢内自焚身亡，当场导致一名52岁的女性身亡，26名乘客受伤。事发后，日本媒体除了感慨新干线的“安全神话”破灭，就是敦促乘客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意识，毫无新意。而“脸书”上日本朋友转发的一篇文章，却让我颇有共鸣。

作者通过这个事件反思了日本社会的冷漠。文章描述说，肇事者进入新干线后，并不是马上就自焚，而是从一个车厢走到下一个车厢，直至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一直没有人给他哪怕一个眼神，最后，他绝望地坐了下来，往身上浇汽油，悲剧发生了。作者感慨道，在肇事者犹豫的过程中，哪怕有一位乘客或列车员觉察到他的异常，对他问一声：“你怎么了？”他都可能因为意识到被人“关心”而打消通过自焚报复社会的念头。

如果你觉得这位作者夸大了一句问候的力量，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富士山有一个自杀森林，不少有轻生念头的人都会去那里寻求了结。有一段时间，这里自杀的人数下降了近90%（通过尸体数量判断），原因是这段时间有一位志愿巡警在这里巡逻。调查的人问巡警，用了什么方法让轻生者不再寻求自杀，巡警说：“很简单，我看到有人在这里徘徊犹豫时，就对他喊一声‘喂！’”

敬畏

◎谢胜瑜

一位师长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这样说：

从我记事开始，母亲就对我约法三章：“不许用字纸擦屁股，不许用字纸包东西，不许用脚踏字纸。”她还补充说：“如果违反了，天老爷就会惩罚你，让你做瞎子。”

师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特级教师，而师长的母亲只是一个农村妇女，还是个文盲。师长已年过花甲，却仍对此心生感慨：“正是我的文盲母亲，用富有宗教色彩的教育方式，在我心里播下了敬畏文字和文化的种子。”

小时候，每当皓月当空的夜晚，我总是喜欢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天空中的月亮说：“今晚的月亮好大呀！你们看，月亮里面有人在砍树呢！”我开心地叫嚷着，父亲却不高兴，厉声斥责我：“你别用手指着月亮，指多了，会烂耳朵，会耳聋的！”我怕烂耳朵，怕听不到旁人说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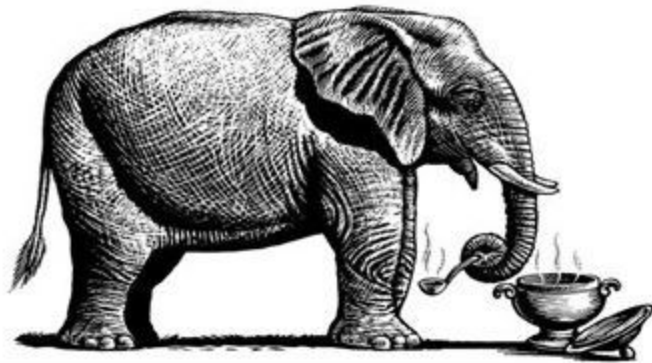
后，渐渐地真就不再用手指着月亮说话了。

成年后才知道，指着别人说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父亲用烂耳朵和耳聋的恶果来唬我，实际是借了孩童对月亮的敬畏之心，来纠正我指手画脚的坏毛病。

敬畏，是一个人身体里的宗教，是人生路上的护身符。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敬畏之心，可以呵护成长、引领成功，甚至可以消灾避祸。

你有让你害怕的“天老爷”和“月亮”吗？如果没有，那就糟了；如果有，那就对了。

（山居摘自《知识窗》2016年第4期）



母亲的一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了，年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说需要尽快做手术。母亲操心地里的庄稼，等到把麦子收到仓里，又种上了玉米，她才去医院。尽管花了很多钱做手术，可是母亲的视力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她仍旧看不清楚东西，医生说：“她的眼睛就

最踏实的地方

◎老愚

这样了，手术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母亲的世界越来越小了，她基本上不怎么出门了，只能

在家里转来转去。不过即使闭着眼睛，她也照样能熟练地找到家里的案板和菜刀，也能把风箱拉得呼呼响。

我猜想，父亲30年前盖的这所院子就是她心里觉得最踏实的地方。

（天堂飘雪摘自新星出版社《在和风中假寐》一书）

一声“喂”都可以阻止一个人自杀，可以看出这个“喂”有多么温暖人心，能让更多要自杀的人意识到：原来还有人关注我。

“只关注自己周围一米内”，这是很多日本社会学者指责日本人冷漠时常用的语句。

不过，日本人的冷漠，也正是日本社会引以为豪的“井然有序”的代价。日本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城市化在

某种意义上就是陌生人化，旧时熟人般的问候和关心，到了规则意识浓厚的陌生人社会里，可能就有了侵犯隐私之嫌，可能就是破坏秩序。

外国人到了日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除了地震，发生什么似乎都是可以预测的，连日本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每个日本人就像社会这台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都有各自的职责和界限，他们如果不

确定是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就不会去过问。正如古时日本的一条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

了解了这些，或许你就能够安心享受日本车厢内的安静，也不会惊讶于日本人的冷漠。

（小龙摘自《看世界》2016年第22期，沈璐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在纽约跟朋友吃饭时，席间坐了一位沉默的小男生，他很少开口，但因为长相实在英俊，不时会有人问他：“住在哪儿，平常自己做饭吗？”他一一回答说：“会做啊，因为去外面吃饭太贵，自己做可以省很多钱；借住在朋友家，每天用一小时往返于曼哈顿，不过便宜嘛，也没觉得有多不方便。”他说完，又开始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说：“这是我来纽约后吃到的最好的一顿饭。”

一位老画家忽然开口说：“其实这个年轻人是个插画家，他爸爸也是很有名的画家。”老前辈让他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展示一下，他才很羞涩地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了几幅，其中一幅是画一只马头，灵气十足。他几乎没做什么自我介绍，那副谦虚的样子，忽然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毕竟，这是一个特别热爱自我吹嘘的时代。毕竟，像他这样的“90后”原本是以张扬闻名的。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一点嘚瑟的样子。

这很有趣。

而这个时代很多标榜自己有趣的人，光是用那副张狂的样子，就已经把尽力散发出来的所谓有趣，打了大半的折扣。

不止一次，读到那种雷同的文章，说什么有趣的灵魂最闪亮，无聊的人是一块朽木。也许不过就是一个旅行过几个国家的男人，面对坐在眼前的女人时，恨不得把旅行中所有的故事都从脑海的褶皱里翻出来。他要是听说女的最近一次旅行，只是去了离这儿一百公里的小镇，简直能把白眼翻到后脑勺去：“哟，怎么这么没劲啊？你不喜欢旅行吗？”他表面这么问，潜台词却是：你这样平庸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他大概忘了，这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人，并不热爱旅行。譬如康德，他一生从未远行，每天下午准时出门在附近散个

步，就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世界最大的探索。

旅行本来是一件可以丰富见闻的事，但很多人出个门回来，却越发变得狭隘起来，总觉得周围的人和事都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无聊。

又比如一个朋友刚约会过的“海归男”，开口闭口，三句话不离洛杉矶，动不动就是：“这里的薯条，一点也没有洛杉矶那家的好吃，差远了。”你要问他一句周末都干什么，他还是提起一年前的旧事，说在洛杉矶的时候，习惯跟朋友去冲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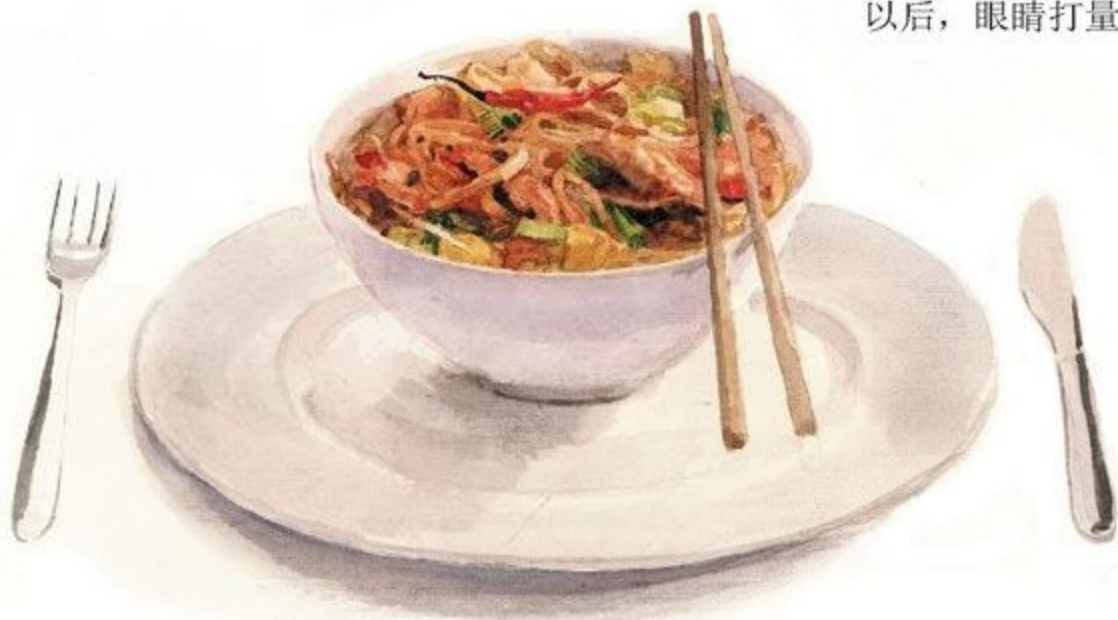
太想标榜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反而让听的人心生乏味。你这么喜欢洛杉矶，为什么不干脆留在那里生活？你这么喜欢你所谓的有趣，干吗不直接活在那些有趣里？

生活本来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但这些热衷于标榜自己有趣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周围的人划分到一个“你真没意思”的框里。

说白了，这些人就是自恋到极点，连对别人的好奇心都一并丧失，把自己放到无限大以后，眼睛打量着别人，深感

无须标榜

●毛 利





岁月的美酒 ● 尤 今

这家面向大西洋的露天餐馆，坐落于南非开普敦。

妩媚的紫薇花，在啾啾的鸟鸣声里，着了魔似的，放纵而浪漫地开了一树。海风一吹，浸在春意里的花，便大梦初醒般地徐徐掉落，纷纷扬扬，好似淡紫色的雪。

树下，有木桌、木凳。

长长的木凳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长得胖圆胖圆的，肩靠肩，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

男的头发白得很彻底，银亮的光辉优雅地闪烁着；女的呢，三千烦恼丝处在“将老未老”的尴尬状态中，灰褐相

杂，很无趣地呈现出苦苦挣扎的情形。

侍者捧来了他们点的东西：大杯的啤酒，还有这家餐馆的招牌菜“蒜泥大虾”。

盘里的虾，有大的，亦有小的。两位老人看了看，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叉子，将盘里的大虾挑起来给对方。

两支叉子，中途相遇、相撞，两人相视而笑，多少柔情，尽在不言中。

春天明媚的阳光，像刚刚被洗涤过般清新亮丽，把大地万物照得熠熠生辉；泛着泡沫的啤酒，像溶化了的旭日，在玻璃杯里闪出令人难以直视的

金色亮光。

两位老人一面慢条斯理地吃，一面絮絮地交谈。

每当女的开口说话时，男的便以含笑眸子望着她，专注而温柔。女的说得起劲，男的听得用心，此时无声胜有声。然后，轮到那个男的开口了，他言语幽默，每每说不了几句，女的便会发出很响亮的笑声，“呵呵呵、呵呵呵”，笑声落进海风里，海风便裹着它，把它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这时，太阳耀目的亮光和啤酒反射的金光不分彼此地交缠在一起，罩在两张皱纹横生的脸上，看起来就好像是蜘蛛以一缕缕的金丝银线细心织成的两张富贵的网。

这两个人，在年过七旬的金色年华中，共同畅饮岁月酿成的那一坛美酒。生活里共有的甜蜜与沧桑、生命中曾有的成功与失败，都成了无关痛痒的过眼云烟。此刻，他们在意的，仅仅是利用年轻时的炽热爱情转化而成的这一份温情，努力把暮年那一盏原本黯淡的灯点得更璀璨、更明亮。

（岩上草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李 旻图）

谁都配不上自己的有趣。

有趣反而成了一种毒药，稍微做点不一般的事，不用说，一定发到所有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收获一圈虚拟赞美后，还妄图在生活中让别人高看自己一眼，满脸都是这样的企图：你看我都这么有趣了，你怎么还没爱上我？

也许你付出了、追求了，并非因为自己真的喜欢这件事，而是潜意识里觉得：“这样很酷，如果我这么做，肯定会有不少人觉得我极其有趣。”但说白了，这种所谓有趣的人那副不时想要别人喝彩鼓掌的样子，其实真是无聊透了。

这就是纽约那位年轻的插画家让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他沉浸在自己的追求里，完全不在意外人怎么看，在事业之外，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从来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多酷。

（王传生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28期，王 青图）



怀旧的 成本

● 韩少功

房子已建好了，有两层楼，七八间房，一个大阳台，地处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由于我鞭长莫及，无法经常到场监工，断断续续的施工便耗了一年多时间。房子盖成了红砖房，也成了我莫大的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以前这里的民宅大都是吊脚楼，依山势半坐半悬，有节地、省工、避潮等诸多好处。墙体多是由石块或青砖砌成，十分清润和幽凉。青砖在这里又名“烟砖”，是在柴窑里用烟“呛”出来的，永远保留青烟的颜色。可以推想，中国古代以木柴为烧砖的主要燃料，青砖便成了秦代的

颜色、汉代的颜色、唐宋的颜色、明清的颜色。这种颜色甚至锁定了后人的意趣，预制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似乎只有在青砖的背景之下，竹桌竹椅才是协调的，瓷壶瓷盅才是合适的，一册诗词或一部经传才有着有落、有根有底，与墙体神投气合。

青砖是一种建筑的象形文字，是一张张古代的水墨邮票，能把七零八落的记忆不断送达今天。

两年多以前，老李在长途电话里告知我：“青砖已经烧好了，买来了，你要不要来看看？”这位老李是我插队时的一个农友，受我之托操办我的建房事宜。我接到电话以后利用一个春节假期，兴冲冲地飞驰

湖南，前往工地看货，一看却大失所望。他说的青砖倒是青色的砖，但没有几块算得上方正，经历了运输途中的碰撞，不是缺边，就是损角，成了圆乎乎的渣团。看来窑温也不到位，很多砖一捏就出粉，就算是拿来盖猪圈恐怕也不牢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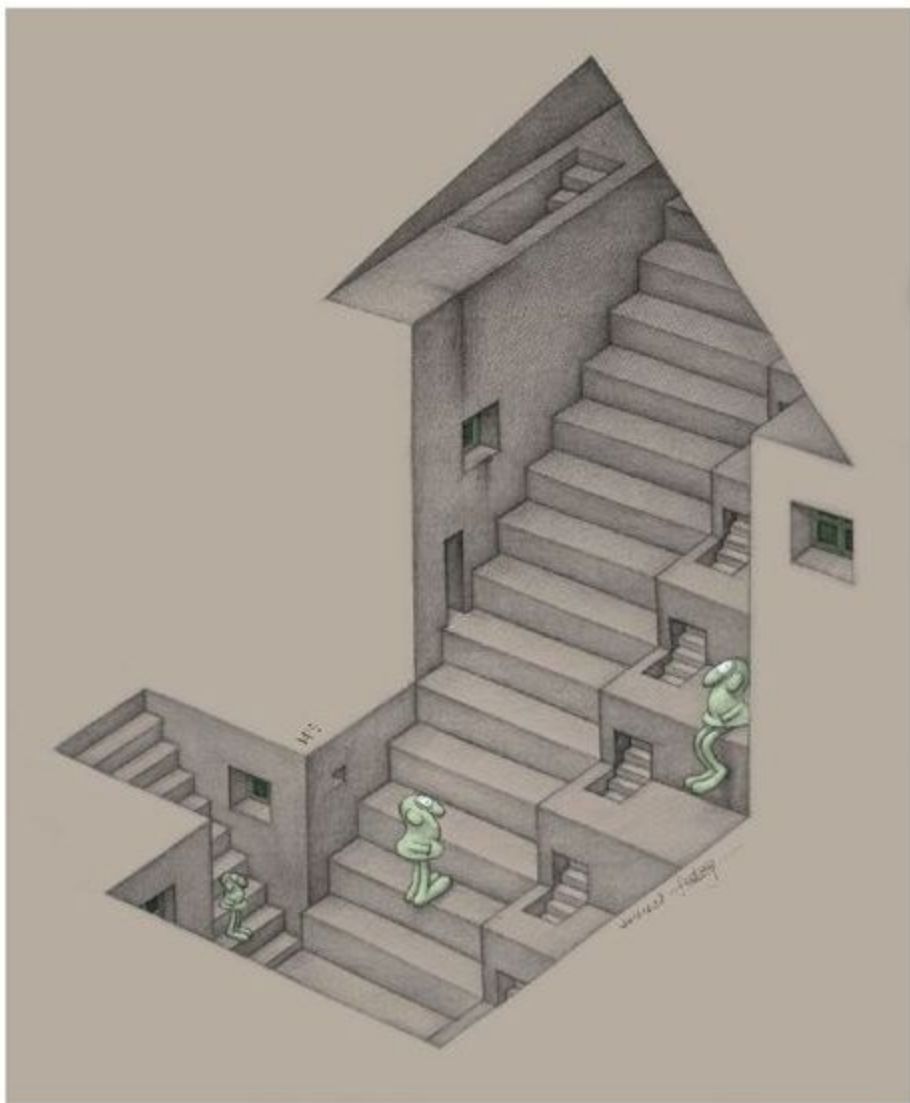
老李看出了我的失望，惭愧地说，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熟悉老一套工艺的窑匠死的死、老的老，工艺已经失传。

老工艺就无人传承了吗？

他说，现在盖房子都用机制红砖，图的是价格便宜、质量稳定、生产速度快，凭老工艺自然赚不到饭钱。

建房一开局就这样砸了锅，几万块砖钱在冒牌窑匠那里打了水漂。我记得城里有些人盖房倒是采用青砖，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已经不是什么建筑用料，而是装饰用料，撇下运输费用不说，光是砖价本身就已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我这才知道，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一旦成本高涨，传统就成了富人的专利。

我曾说过，所谓人性，既包含情感，也包含欲望。情感多与过去的事物相连，欲望多与未来的事物相连，因此情感大多是守旧，欲望大多是求新。比如一个人好色贪欢，很可能在无限春色里见异思迁——这就是欲望。但一个人思念母亲，绝不会希望母亲频繁整容，千变万化。就算母亲在手术台上变成个大美人，可那还是母亲吗？还能唤起我们心中的记忆和心疼吗？这就是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对情感符





看看你会多少

丢开搜索引擎，看看你能答对多少题目吧。

1. 中国古代对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说法和称谓，对年龄除了直接说出外，还可以用一些不确定的统称，比如“年方二八”“豆蔻年华”……你知道“开七秩”中的一秩是多少岁吗？（ ）

- A. 3岁 B. 5岁
- C. 10岁 D. 15岁

2. 成语“戴圆履方”之中“戴圆”是指什么？（ ）

- A. 头上的建筑物是圆形的
- B. 头顶是圆的
- C. 头顶天空

3. “知耻”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请问这句话出自哪部典籍？（ ）

- A. 《孟子》 B. 《礼记》
- C. 《日知录》 D. 《老子》

4. 为了表达朋友之间情谊深厚，我们经常会引用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其实这句话来源

于更早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你知道这句诗的作者是谁吗？（ ）

- A. 鲍照 B. 左思
- C. 曹植 D. 王驾

5. 婉约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说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淮海、小山分别是指哪两位词人？（ ）

- A. 朱敦儒、晏几道
- B. 秦观、周邦彦
- C. 周邦彦、朱敦儒
- D. 秦观、晏几道

6. 我们在形容一位绝世美女之时，会用“闭月羞花”这个成语，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被称作“羞花”的是哪一个？（ ）

- A. 杨贵妃 B. 王昭君
- C. 貂蝉 D. 西施

7. 古代人所敬称的“令坦”指的是谁？（ ）

- A. 对方的弟弟
- B. 对方的叔叔
- C. 对方的女婿

智趣



8. 我们在古书和古诗词中常常可以看到“总角之交”，那么“总角之交”是指怎样的朋友？（ ）

- A. 童年时期结交的朋友
- B. 年岁差别大的朋友
- C. 年老时结交的朋友

9. 我们知道很多成语都是源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东山再起”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谁？（ ）

- A. 谢安 B. 安禄山
- C. 朱元璋

10. 笔记意为随笔记录之言，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属于野史类的史学体裁。正式把“笔记”这一名称用于书名的人是谁？（ ）

- A. 苏轼 B. 陆游
- C. 宋祁 D. 严羽

（答案见《读者》微信公众号“duzheweixin”）



号的恒定要求。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无法减速和刹车的经济狂潮正快速铲除一切旧物，包括旧的礼仪、旧的风气、旧的衣着、旧的饮食以及旧的表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我们欲望太多而情感太少，向往太多而记忆太少，一个个都成了失去母亲的文化孤儿。然而，人终究是人。人的情感总是会顽强复

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冬眠的情感种子破土生长。也许，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地察觉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们不光是制造出了昂贵的青砖，而且正在推销昂贵的字画、牌匾、古玩、茶楼、四合院、明式家具等，把

文化母亲变成高价码下的古装贵妇或皇后，逼迫有心归家的浪子们一一埋单。对于市场中的失败者来说，这当然是双重打击：他们不但没有实现欲望的权利，而且失去了情感记忆的权利，只能站在价格的隔离线之外，无法靠近昂贵的“母亲”。

（孤山夜雨摘自作家出版社《山南水北》一书，刘宏图）



十里红妆

◎陆 苏

十里红妆。

会让每一个听到的女子心向往之吧。

说的是从前家底殷实人家的女子出阁，浩浩荡荡的嫁妆队列排出十里之遥。

那阵仗、那排场、那规模、那气势，多幸运的女子才能摊上啊。

重要的是那份昭告天下的不管不顾和欢天喜地、不服来比的霸气。

听奶奶说过一个“十里红妆”的故事。

说是爷爷的一个姑姑订婚后，家里请了几十个木匠，为置办嫁妆忙活了快一年。新娘子出阁那天，红木家具发送了一杠又一杠，送嫁的队伍绵延不绝，以至于娘家到夫家近十里的路程都不够长。打头的第一杠嫁妆

已到夫家门口了，还有几杠嫁妆在娘家抬不出来，不得不绕着村子和山路转圈，才让嫁妆都出了门。都说这是百年难遇的“十里红妆”盛况，沿路的人都到路边看热闹，拦喜轿、讨喜糖，新娘子的糖果发了一大木箱。那热闹啊，好像每个路人都是来贺喜的亲戚，好像走过路过的村庄都在办喜事一样。

可惜那新娘子嫁过去的当晚夫家失了火，那摆了几进院子的让左邻右舍艳羡不已的精美绝伦的家具，连同未及开箱的压箱陪嫁，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连烧不掉的金器银器都无影无踪。大喜大悲的夫家公公捶胸顿足，说是曾梦到一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吉时一到，一笔勾销”，他不信邪就没理睬，没想到真的应验了。幸好

新娘的娘家人心胸宽广，家底殷实，一边帮助亲家重整河山，一边请了和尚做法事，同时又请了木匠重新做家具，新娘又是有名的贤良淑德、貌美如花，这桩婚事才得以延续。也不知是不是应了“越烧越旺”的本地俗语，后来那夫家真的是家道越来越好，大家都说是新娘子旺夫，把娘家的财气都带到夫家了。那火烧夫家的情节便渐渐被人们从记忆中刻意删除了，那十里红妆的典故讲到新娘嫁入夫门就戛然而止了。

后来某天在博物馆突然邂逅了别处“十里红妆”的婚俗，我在那里被定住一般挪不开步。心底浮现出当年奶奶说完“十里红妆”后叙述的和爷爷的故事：爷爷写给奶奶的“毛线买好了，打毛衣的针也买好了，就等你来”的粉色的情书；爷爷半夜从天而降般在一个破码头的难民堆里找到奶奶，两人抱头痛哭的一幕；他们在战乱中举行的简单而隆重的西式婚礼；他们一生短暂的相爱之欢愉和漫长的分离之苦痛；他们的生离、他们的死别……像电影画面般清晰，仿佛亲眼所见，胸口被汹涌的难过和绝望撑得生痛，我拼命忍、拼命忍，才终于没有当场崩溃而大哭……如果可以爱着，就让全天下都知道。

如果可以爱着、活着，一起到老。

这才是一个女人想要的一辈子的红妆吧。

（风吹麦浪摘自九州出版社《向暖而生》一书，庞彦图）

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Campus
读者·校园版 读者杂志社出品



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只能用文字描述它的美好？有没有一些秘密，让你只想对树洞诉说？有没有一些经历，让你感同身受却无人能与你共鸣？自《读者·校园版》开设一些原创栏目以来，我们收到了数以千计的读者投稿，也持续将优秀的作品刊出，分享给读者朋友。近期，我们推出以下几个主题的征文活动，面向全国中学生公开征文。热爱写作、文采飞扬的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给文思泉涌的你：《笔会》栏目欢迎你将自己的日常点滴、思考感悟转化为一篇篇佳作，向我们投稿。作品的题材、体裁及风格不限。我们希望你的作品真实有趣，或生动活泼，或引人思考。我们欢迎短小精悍之作，2000字之内为最佳。

给欲言又止的你：谁的心里都会有一个秘密，不想埋藏于心底，又无法对身边的人诉说。为此，我们专门为你打造了一个“树洞”，你可以将那些在现实中不敢讲出的秘密安放在这里。内容一定要真，我们希望聆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稿件要短，最好不过千字。

给天马行空的你：年轻的你，对动漫世界一定不陌生。你曾被哪一个动漫人物深深打动？是为朋友赴汤蹈火的爽朗女孩荻野千寻？是永不言弃的忍者漩涡鸣人？还是气度与实力兼备的武士坂田银时？写一写你最喜欢的动漫人物吧！我们相信，你一定想与我们分享他们带给你的触动与感悟。稿件体裁不限，2000字之内为最佳。

《读者·校园版》 征文启事



投稿邮箱：

duzhexyzw@duzhe.cn

(仅限电子邮件)

稿件一经采用，将给作者奉寄稿酬和样刊。稿件均可根据作者意愿按照笔名或实名发表，但务必留下有效联系方式。



《读者》30年精装合订本 岁月沉淀下的传奇

读者杂志社在创刊3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30周年《读者》合订本，为30年《读者》所有已出版杂志的合集。合订本包含了从1981年到2010年的杂志共40册，为豪华精装印刷，设计典雅美观，全套定价2000元。特贴心附赠收藏证书，有专用编号，具备超强的升值空间。是犒赏自己的不二选择，也是走访亲友的绝好赠品。

邮购发行联系：020-85614309/85614308

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7号华建大厦C栋601室

联系人：钟纯洁

邮政编码：510630

户名：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4400 1580 5190 5250 0359

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





为了遇见

(智利) 聂鲁达

我要像
春天对待樱桃树那样地
对待你
一个吻

我就知道了
你所有沈默的心事

我穿过一个个城市
只为遇见你
路过的每一个你
都曾呼唤我的名字
没有街
所以没有人来
只有孤独
唱着
钟的歌

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写的东西那座黄昏
这些东西可以拿去问黑夜
我不再爱她
这是确定的
但也许我还爱着她
爱情太短
忘却太长

在此我爱你
风在阴暗的松林中解脱自己
月亮在遊荡的水面上闪着磷光
相同的日子相互追踪
此来彼往

张著曼抄



诗帖

【编者按】诗，可诵可唱可读，抄诗也是许多人的爱好。从2017年第一期开始，我们推出这档新设的栏目「诗帖」，每期精选一至二首佳作由作家、文化名人、读者或编者手抄刊载，这栏目不是书法展览，但字须能看得过去。你知道的，最重要的是参与和互动。如果你有兴趣并乐意参与，我们将非常欢迎。将抄诗样照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即可（具体办法参见《读者》微信）。本期由广东东莞读者张著曼抄写。本期由广东东莞读者张著曼抄写。